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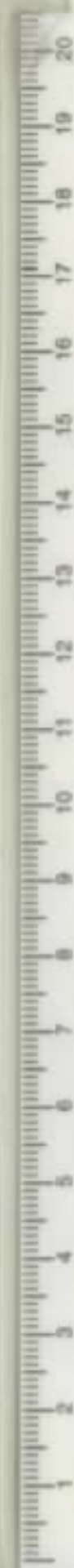
蜀本南華真經

卷一

沈叔同年命題 俞樾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藏園先生七十歲小像



傅斯年圖書館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字子玄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  
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  
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  
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  
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  
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  
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游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  
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  
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  
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  
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教  
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  
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  
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  
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  
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  
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  
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大虛  
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  
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  
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況探



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  
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

能名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音消 音搖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游放无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鵬音昆 鵬步登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

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慮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

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自足勝耳既有

斯翼豈得凌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夫大鳥一夫大鳥一

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以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野馬也塵埃

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天之

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尤極耶

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近

且夫水之積也

不厚則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

一也若乃失其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

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

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蜩與鷦



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檜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死  
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適莽蒼  
者三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  
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之二蟲又何知  
二蟲鵬鴟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夫趨之所以異  
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  
為也此道  
通之大意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  
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  
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无待之人遺彼忘我其此真異  
方同得而我无功名是故統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  
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

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无小无大者无窮者也  
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極者也若夫道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能无待也音條莫浪反音裴天於表反關於葛反一音調  
音條莫浪反音裴天於表反關於葛反一音調奚以知其然

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  
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  
於眾人之所悲亦可矣而眾  
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憂分不可相跋天下又何所悲  
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美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  
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  
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脩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謂翔天也或謂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

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故夫知效一官行

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未能齊故有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得也知音智下孟反困慈呂反

定乎內外

之分

內我而外物

辯乎榮辱之境

榮已而辱人

斯已矣

亦不能復過此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聞於世也

雖然

猶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耳未能无所不可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

泠然善也

泠然輕妙之貌

旬有五日而後反

苟有待焉則非御風



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

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

有待也唯无所不乘者无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万物之總名天地以万

物為體而万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

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万物之性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

玄同彼我者之道遥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无待而常通豈

自通而已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齊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无待猶不

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故曰至人无已无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神人

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聖人无

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

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无所

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治之出乎

无為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无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音爵又音樵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田與稷契為

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況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无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歸休

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為

均之无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器者无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愛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雖

異其於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

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

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

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緡其心

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惟忤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

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

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不食五穀吸

夜潭昌略反音徒方物反音銀又王根反

乘雲氣御飛

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

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立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倚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

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无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

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瞽盲也

閭闔是其言

也猶時女也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无此理

之人也之

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

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大會萬物之妙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

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之人也物莫之傷

夫安於所

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憂

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

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

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資章甫而適諸

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无所用

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真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山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无所容非不呿然大也吾為其无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

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圖丁管汾焚冒鳥了反瓠戶以

呈反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



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  
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  
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惠子謂  
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  
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

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  
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  
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  
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  
物皆逍遙也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  
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

雖異而彼  
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

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无與爲歡而塔焉體若失其配匹

顏成子游立

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漠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於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先心自得吾所不能二

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今之隱几

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子綦曰

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汝聞人籟

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角徵羽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禀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

氣其名爲風

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宜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於大矣故

遂以大塊爲名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

言風唯无作作則萬竅皆怒動

而爲聲也

而獨不聞之琴琴乎

長風之聲琴瑟所林反瑟初宜反

又許口反又胡到反琴良救反又六收反

山林之畏佳

大風之所扇動也

大木百

圍之竅穴似臯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

曰似洼者似汚者

此略舉衆竅之所以

激者謫者叱者

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

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前者唱



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厲風濟則衆竅爲

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

醉癸又子唯反起權烏蛙又虛交胡卧反子游曰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宣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

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

言之所以服其自然也豈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此蓋言之其寐也塊交其

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其寐也塊交其

覺也形開此蓋寤與接爲構日以心闢縵

者密者密者此蓋交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其殺如

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殺殺日消其溺之所



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弱而遂往其厭也如

緘以言其老洫也其厭沒於欲老而近死之心

莫使復陽也其利惠輕禍陰結喜怒哀樂慮嘆

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之異者古孝反其厭未反

樂出虛蒸成菌此蓋事變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然也

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本云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

而不可行已信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

吾誰與為親存耳汝皆悅之乎其有

私焉皆悅之則是有私也有私則不能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

豈直人之所為哉

耳未為不足以相治



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支其遞相為君臣乎夫賜之也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也

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其有真君存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无益損

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

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

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通順相交各信其偏

見而遂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欲得此不止復遂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

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莽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莽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人謂之不死

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

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

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

矣蓋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夫隨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且无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

而自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有與



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

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

是以無有為有無

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

何哉

理無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夫言非

吹也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

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果有言邪

以為有言邪然未足

以有

其未嘗有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據己已有言

其以為異於

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言與鷲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

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鷲音互反鷲音云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道

惡乎往而不存

皆

言惡乎存而不可

皆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

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

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有是有非若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若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物无非彼物无非



是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自彼則

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

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

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无生矣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

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亦因是也夫懷謬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无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无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斯中也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爲彼而彼

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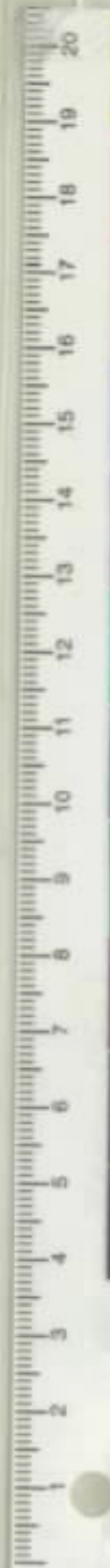
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无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无方也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无窮夫是非反覆相尋无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

无是无非也无是无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无窮故應亦无窮矣是亦一无窮非亦一

无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无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无懷棄之以遊也故曰莫

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





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  
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  
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  
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无是无  
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  
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无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  
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紛然叢亂明此區  
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无是非也  
可乎可可於已者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道行  
之而成无不成也物謂之而然无不然也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然无物不然无物不

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嵬懦

怪道通為一夫筵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  
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嵬懦怪各然其所然

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凡物无成與毀復

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  
也故无成與毀猶无是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為

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无滯於一方故忽然自  
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

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  
盡於自得也因是已達者因  
而不作

自得也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夫達道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

故謂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

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

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

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无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故付之自均而上也

是之謂兩行

任天下之是非

古之人其知有

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

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无累與物俱

往而无所不應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

非也

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

以虧也

无是非乃全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此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

且无成與虧乎哉

有之與无斯不能知乃至

有成與虧故

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



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

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也幾盡也夫

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之末年類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是猶對牛

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无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

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无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

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无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

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无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真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

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无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而域

之悵悵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軌是軌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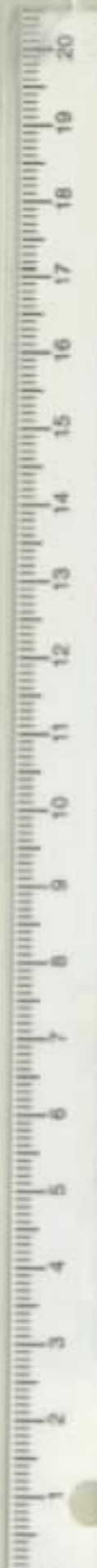
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

類則與彼无以異矣今以言无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无為

是而彼以无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无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无心





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

言則與類故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

者謂元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

未若不一而自齊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无也者

有元而未知无无也則有未始有无也者知无无矣而繪未能无知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

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此都忘其知也而乃

俄然始了元耳了无則天地今我則已有謂矣謂无是非即復有謂

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

確斯苦痛反斯又作斯音

謂乎其果无謂乎又不知謂之有无爾乃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

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

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

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无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壽无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斤鵠不貴天地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

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万物未足為異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



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

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亡一者无言而自一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

有適有乎

夫一无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末數其可同乎

无適焉因是已

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夫道未始有封

冥然无不在也

言未始有

常

彼此言之故是非无定主

為是而有畛也

道无封故萬物得恣請其分域之忍反

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

有倫有義

羣分而類別也

有競有爭

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此之謂八

德

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夫六合之外謂萬物

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陳其性而安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

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辯也者有

不辯也

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曰何也聖人

懷之

以不辯為懷耳聖人无懷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辨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夫大道不

稱

付之自爾无所稱謂

大辯不言

已自別也

大仁不仁

无愛而自存也

大



廉不嗾

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无所容其嗾盈

大勇不忒

无往而不順故能无險而不往

道昭而不道

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言辯而不及

不能及其自分

仁常而不成

物无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廉清而不信

激然廉清貪名者耳

非真廉也勇忒而不成

忒逆之勇天下共疾之无敢舉足之地也

五者園而幾

向方矣

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冀而難擬規

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所得而性弥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

矣

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浩然都任之也

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无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

其所由來

至理之來自然无迹

此之謂葆光

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反圖音

元又五九反圖音保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

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於安任之道未引故聽朝而不

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

夫物之所安无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无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夫日月雖无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无不得也而今欲奪蓬

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无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无不怡也

齧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



吾惡乎知之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

子

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若自知其

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

然則物无知耶曰吾惡乎知

之

都不知乃曠然无不任矣

雖然嘗試言之

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

庸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成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

謂知者種為不知矣結蟻之知在於轉丸而笑結蟻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庸詎知吾所謂

不知之非知邪

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且吾嘗試問

乎汝

已不知其正試問汝

民淫寢則瞽疾偏死鰮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

孰知正處

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民食芻豢麋鹿食

薦蛆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

此四者明美惡无主

援獼狽以為雌麋與鹿交鰮與魚

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

天下之正色哉

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自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无窮則是非之境无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

焉然俱得

五一反

援獼狽

助俱反

思鰮即鰮

尺夷反

鰮交反

鰮交反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王倪曰至人神矣

无心而无不順

大

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汙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无

萬物介於留中

若然者乘雲氣

寄物而行

騎日月

有晝夜而

无死生也

而遊乎四海之外

夫唯无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死生

无變於已

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

而况利害之端乎

况利害於

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

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不就利

不違害

任而直前无所避就

不喜求

求之不喜直取不怨

不緣道

獨至者也

謂有謂有謂无謂

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无彼有謂而有此无謂也

而

遊乎塵垢之外

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夫子以為孟浪之

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

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堯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

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堯雖復黃帝猶不能使万物无懷而聽堯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立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无異見卯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不能安時處順而保變求化當生而慮死此亦以



辨非皆端計之徒也瞿謂其俱反嬰堊見道徒旦反焉于驕反予嘗為汝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故試

妄言汝以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旁日月

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昭合置其

滑稽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

之勿言委之自爾也眾人役役馳騁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菴菴然无知

而直往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

然勞形怵心而失彼就此唯大聖无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殊億載千殊万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

而然則萬物一然也无物不然无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扶又反

无物不然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

我勝負之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

所如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所謂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哉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

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

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

之變惡能相知哉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

蘄生乎蘄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類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各得所頭一也

生一



則何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而

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且有大覺而後

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天寤也而愚者

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固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丘也與汝皆

夢也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予謂汝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

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

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

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能蛇然無係要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

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

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

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

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常付之自正耳詭九委反詭音悅又始銳反黜闇貪闇反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



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无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无主故夫是非

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

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

亦无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无辯无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

然之分任其无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

故寓諸无竟夫忘年故玄同无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无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也窮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曰吾

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无待无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无極卒至於无待而獨化之理昭矣



吾待蛇蚺蜺翼邪

若待蛇蚺蜺翼則无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

故耳附條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

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至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謝而内无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万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靡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内外暢然俱得泯然无迹若乃責此迫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内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啓之之然其所尚已存乎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

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自使得意悅豫而行罔况羽反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无不適忘則當俄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癡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覺則蘧蘧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无異

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无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

周與

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无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无分也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

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南華真經卷第一



壬午上巳後三日蓬山話舊第九集保  
山吳煦德清俞陞雲宗室文斌合肥龔  
元凱仁和邵章靜海高毓淞開胡嗣瑗  
易陳雲誥臨桂張書雲侯官郭則澐貴  
陽邢端同觀於藏園嗣瑗題記





異本巾箱度內庭孟端妙贊墨花馨宸題畢  
竟歸天上蔡火光騰引六丁

天祿琳琅前編有宋巾箱本南華真經版高不及五寸  
紙墨極精永樂二十一年中書舍人王紱奉敕書督  
寫宗御題稱為寶蹟嘉慶初元昭仁殿災此書遂  
燬所餘二部皆摹圖久注本也

汴京古茂閣工麗南北名刊璧合成端賴涵  
芬傳古佚有人搜訪到蓬瀛

涵芬樓得宋刊莊子前六卷為宋閩本後四卷為北宋  
本乃田伏侯自日本購歸後印入續古佚叢書其後



四卷為南華最古本校世德堂本訂正極多明清諸儒咸未之見也

雙南華館世知名二美真堪鬥尹邢鄂刻海源推甲觀更留宋乙與筠清

周君牀藏宋刻莊子二部榜其齋曰雙南華館其一本得之海源閣為藝芸精舍舊藏張庚樓定為鄂州刻一本題分章標題吳荷屋筠清館所藏本建本也兩本皆世所稀見指墨俱精

纂圖互注出麻沙瞿陵雙丁未足誇聽雨樓中歌得寶邸亭經眼正訾查

莊子自上述各本外其餘若瞿氏陸氏及善本書室持靜齋諸家所載於目錄雖為宋刻者皆纂圖互注本也天津查甸村家藏十一行纂圖互注本題為宋刊後莫邵亭得之審視乃元刊六子本也

趙氏新刊出蜀工大書雅柳顏風流傳孤帙無由見校本先逢寶硯翁

蜀本多仿顏柳體筆法古勁極易辨識趙本未出時余在滬先見沈寶硯藏校本即自趙刻傳出也

古槧蒙莊世所稀蜀都新梓更懷奇窮搜薄錄尋孤證祇有何髯弟子知



趙諫議本自未不見著錄諸家校勘亦絕未引及惟  
沈氏校本題有雍正八年庚戌夏五月望後一日宋本校  
對訖一行以木記缺字改之沈氏所見正是此書寶硯何  
義門弟子也

安仁舊屬臨邛郡世族常高與李吳刻梓何  
關文定事尋源或出趙龍圖

此本卷十後本記二行文曰安仁趙諫議宅新刊一椽口  
子菰風前輩以為即宋史列傳之趙安仁然以文義審  
之殊不合今攷安仁乃邑名宋時屬臨邛郡即今之火  
邑縣臨邛大姓宋代有吳時李絢常安民高稼諸家

而趙島以邊功拜龍圖閣學士此趙諫議者或其  
族裔歟

瞥影驚飛三十年追尋無迹記丹鉛誰知龍  
漢遭迴後寶笈來歸證古緣

壬子春此書出滬肆踪迹之不可得惟見菰風影摹  
首葉嗣假沈校本移錄首卷略知梗概昨冬王進卿  
自滬攜歸始得寫目回思往事四三十年矣

奇書顯晦有前期付託終歸帝所司桑海棲  
惶重出世彼蒼著意慰衰遲

余近歲未嘗收書今以鄉邦舊梓破例為之且年正



七十得此藉以自壽此書入某君家祕不示人沈霾已一世矣余得而考訂表揚之亦一快事也

破產收書計太癡平生痼癖忍難醫河公苦  
縣同歸篋稽首長恩好護持

書價高奇殊駭物聽余志在得書不遑計及古人割  
莊易書殆無以過舊藏老子古本集注文中子皆宋刻  
孤本得此正可見立矣

甲申三月朔江安傅增湘書於邵窩





蜀本南華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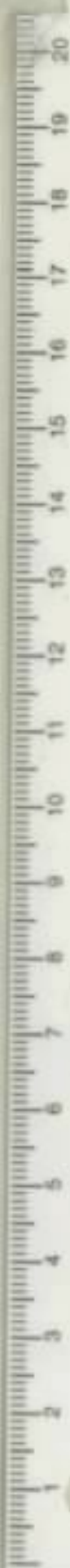
卷二

沅叔道兄同年屬

文斌題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二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郭象注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

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擣輕其神氣自若此力

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斧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

殆已

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罔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

也常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可以適

以盡年苟得中而真度則事事无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為文惠

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

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无不

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

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且所好者非技也始臣之解

居彼反焉然呼鳴反騞呼騞音熙

牛之時所見无非全牛者未能見理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

遇而不以目視理間也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

依乎天理不橫截也批大郤有隙之處因而批之令離導大

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加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

而況大軋乎軋戾大骨錮刀刃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間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也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上二



研

研砥石也  
音刑

彼節者有間而刀刀者无厚以

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

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研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結為族怵然

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

誅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理解而无刀迹若聚土也提刀

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

刀而藏之試刀而張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也化百反躊躇上直由下直於反覆之他刀反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介偏則之名也天與其人與知之所无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則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

足則是知之无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人之貌有與

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无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

所以寵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神雖王不善

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志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屈像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老聃死秦



步弔之三號而出

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偏則音月又五割反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惟其不倚戶觀

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

至人无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

言不斲哭而哭者

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

是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

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適來夫

子時也

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理當死也

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

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

則无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无所錯其間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

以有係者為縣則无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拍窮於為薪火傳

也

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拍拍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放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火傳直專反之中丁仲反

不知其盡也

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

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 郭象注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无



心而不盲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離力智反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

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

也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而

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地死者以國

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民其无如矣

无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

以救彼患

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

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

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

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

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距其所矜惜无非名善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

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且德厚信砒未達

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

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重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嚮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不與逆鱗逆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

菑之

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

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苟能悅賢惡惡聞義

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无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若

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

女唯有寂然不言耳

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詎諱飾非也

而目將熒

其言辯捷使人眼眩

而色將平之

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口將營之

暇

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乃且釋已以從彼也

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无窮

尋常中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

未信而諫雖厚為害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居上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故其



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其名

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名實者聖人所不能勝也而

况若乎

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雖然若

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勉而一

言遜而不仁也

則可乎曰惡惡可

言未可也

惡惡而音烏

夫以陽為充孔楊

言衛君无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疆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喜怒无常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敢逆

因案人

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夫頑彊之甚人以使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

放而遂其修心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

乎

言乃少多无回降之勝也

將執而不化

故守其本意也

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

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然則

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內直者

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

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物无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无所求於人



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

徒依乎天理推已信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擎蹠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

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

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

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古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寄直於古故无以病我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當理无二而張三條

以政之與事不宜也孔子卧反雖固亦无罪雖家

亦且不見各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无矣

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无顏回曰吾无

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為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朱易也易之者睥天

不宜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

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

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在獨也无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自回也未使心齊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

之使則无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

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

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无心故曰鳴也夫无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无門无

毒使物自若无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无毒者也毒治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无行

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現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

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達天為偽不亦難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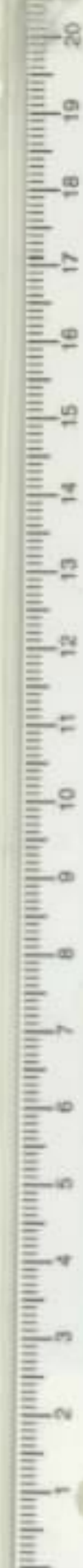
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

聞以无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无至虛之宅无由有化物之實也瞻彼

閔者虛室生白夫規有若元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吉祥止止

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

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夫使耳目聞而自然得者心知

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无往不真尚无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累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

之所紂也伏羲凡遽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言物无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

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

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重其使微有所求也

齊之

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匹

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

道以懽成

夫事先小太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事若不成

則必有人道之患

夫以成為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事若成

則必有陰陽之患

人患雖去然喜懽戰於胃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

若成若

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成敗若任之於彼而

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

之人

對火而不思凉明其所饌儉薄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冰我其內熱與

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

吾未至



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

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

形網羅於外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

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

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

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

无所逃於天地之間

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无賢不可以无君

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是之謂大戒

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是以夫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

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知其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无哀无

樂何易施之有哉故真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无休戚放其中雖事凡人猶无往而不適而况君親乎

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其身

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何暇至於

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理无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

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

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



之以言

遙以言傳意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

之言

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凡溢之類妄

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妄則

其信之也莫

莫然疑之

莫則傳言者殃

就傳過言似於妄証受者有疑

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

言則幾乎全

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且以巧

鬪力者始乎陽

本共好戲

常卒乎陰

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泰至

則多奇巧

不復脩理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湛酒淫液也有別彼列反國直林反又答南反酒液面善反以隼反

泰至則多

奇樂

淫荒縱橫无所不至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於勢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也

夫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

安而蕩可定也

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

未忿怒之作无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

辭失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

厲

譬之野獸蹠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

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夫寬以容



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苟為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

子六反疑賣反又音詎士賣反故法言曰无遷令

齊計反无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

殆事此事之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殖不可一朝成惡成不

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尋之則悔敗尋至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

遊心寄物以爲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虛

之符全矣斯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

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其知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

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

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

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連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和

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代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與同則是顛危



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

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閑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

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

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

不小立圭

角以沛其鱗也疏其月反模格莫胡反孽彦列反閱音開无町徒頂反畦户圭反

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

其才之美者也

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无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

也臂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

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

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方使虎自齧分之則

因用力則恣矣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也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蜋

盛溺

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適有蚤蚤僕緣

僕僕然群若焉以蟻市軫反

音文重孟庚反閱音木反詳著直略反

而拊之不時

雖救其患而掩焉之不意

則缺銜

毀首碎胷

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



亡可不慎邪

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匠石

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潔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

液滿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

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匠石歸櫟

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

於文木邪

凡可用之木爲文木

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以自

傷用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

之

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櫟力秋反櫟立言反

爲予大





用

積无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邪

若有用又見伐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

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木

以戲匠石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无

用則為社何邪

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无用而已

曰密若无言

彼亦直寄焉

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

以為不知已者

詬厲也

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不為社者且幾有

翦乎

木自以无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且也彼其所保與

眾異

彼以无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无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无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无緣近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

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

其枝所陰可

子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

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天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  
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  
天下樂推而不厭  
目萬物而无害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  
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  
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有材者求  
能无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  
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鮮具然後敢用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

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

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无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離䟽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

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饒

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

支離攘臂於其間  
恃其无用故不自竄匿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不任作役故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以職反  
外反  
兩髀本作脾又音陸  
治繃佳買反  
樊初革反  
食似  
會古外反  
擢子  
上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

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

世之衰感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耶故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不贍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真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福輕

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所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自用

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禍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

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真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

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混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

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

足曲成其行各自足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有用則與彼為功无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

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恍然不意妙之在身也

郢曲去逆反悅然亡本反

###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郭象注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多步敵孔子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

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

虛而往實而歸

各自得而足也

固有不言之教无

形而心成者邪

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是身形忘五臟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

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

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

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

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

也而不得與之變

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

雖天地覆墜

亦將不與之遺

斯順之也

審乎无假

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



與物遷

任物之自遷

命物之化

以化為命而无怪迂

而

守其宗也

不離至當之極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恬若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

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万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无而无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无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謂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无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无非无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无是无是无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化迁物而不留

備之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

涉反

而遊心乎德之和

都志宜故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

有也无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无不當而曠然无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而

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體夫極數之妙心故

能无物而不同无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无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特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无係立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其心也

得

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

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得其

心以其心

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

哉

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

流水而鑑於止水

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唯止能止眾止

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

受命於地唯松



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栢特稟自然之種氣故能為衆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栢上首則唯有

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金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

幸能正生以

正衆生

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

要者而猶若是

非能遺名而无不任

而況官天地府萬

物

冥然无不體也

直寓六骸

所謂逆旅

象耳目

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一

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知與變化俱則无生而不冥此知之一者

也心與死生順則无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

是也

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无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彼且何肯以

物為事乎

其恬漠故全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

子產同師於伯昏无人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羞與則者並行則月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直

太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



政焉如此哉

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子而悅子之執政

而後人者也

笑其矜悅在位欲覈物先

聞之曰鑑明則塵

垢不止止則不明也父與賢人處則无

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

是不亦過乎

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

是矣

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

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申徒嘉曰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

不

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默然為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

知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

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

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我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

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者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

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怫然而怒

見其不知

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見至人之

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



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

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子產蹵然改容更

貌曰子无乃稱

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

趾踵見仲尼

踵頻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

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

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臟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

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夫天无不覆地

无不載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

未足以終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是也

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

聞所聞而出全其无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

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全德者生便忘生

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



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彼且斲

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

為己桎梏邪夫无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

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

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无奈何故必為己之桎梏尺放反桎之實反老聃曰胡不直

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

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欲以直理冥之與其无迹无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

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

駘它惡醜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

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

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

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无聚祿以望人之腹

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唱非招致

之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

前夫才全者與物无害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是必有異乎人者



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

未經月已覺其有遠慮

國无宰寡人傳國焉委之以國政悶然而後應

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

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汜若而辭

辭人辭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亡也若无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也食乳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

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

舍德之厚者比於赤子无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无害心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

以固其志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

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

資

翼者武所資也戰死者无武也翼將安施

則者之履无為愛之

所愛履者為足故耳

皆无其本矣

翼履者以足武為本

為天子之諸御不瓜

翦不穿耳

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恐傷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

採擇嬪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

情回身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今哀駘它



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達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休之而自當矣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啻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宣於終規始在前新變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徒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

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滑骨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使日夜无卻泯然常任之而與物為春群生之所賴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其可以為法也无情至平故天不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无情為玄鑒洞照與物无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无事不成无物不和此德之不能離也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異日以告



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闔跂支離无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胫肩肩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胫肩肩偏情一性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圖因跛企其逆為難固徒始大癭一領反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德忘其好人不忘其

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

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

不忘形而忘德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

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无不至者才德全也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

工為商

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

惡用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自然已具故聖人无

所用其已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言自然已也

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

避禍物无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无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類聚羣分自然之道

无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

无情故付之於物也

眇乎小者所以屬

於人也

形類若人

瞽乎大哉獨成其天

无情故浩然无不任无不任者

有情之所未能也故无情而及成天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

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難曠而弗能也然

離曠以无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无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瞽瞍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季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開之万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葉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

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无定司形貌无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无情

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

情也

以是非為情則无是无非无好无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无情者

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常

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止於當也

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

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

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无以好惡內傷其

身

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夫神不休於任分之



## 南華真經卷第二

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天選子之形

子以堅白鳴

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

哉故雖萬物萬形去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傅斯年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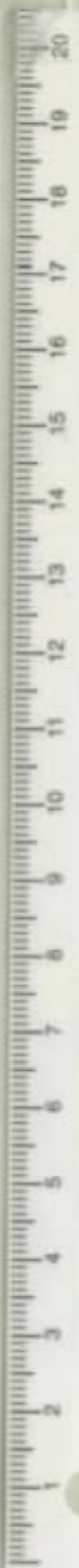


蜀本南華真經

卷三  
沅林屬郇章題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郭象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无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

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无不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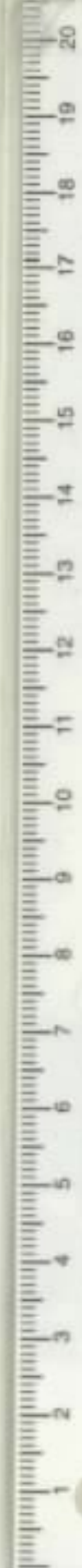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

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反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

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





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則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无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為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斃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疆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雖知盛未若遺知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然有患

雖知盛未若遺知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之知者未能无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距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

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眾

不雄成

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不暮士

縱心直前而羣

士自合非謀暮以致之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

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

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

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真人



其寢不夢

无意想也

其覺無憂

當所遇而安也

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

其息深真人之息以踵

乃在根本中來

衆人之

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氣不平暢

其耆欲

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盤極然後反一无欲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

知惡死

與化為一體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泰然無任之

儵然而往儵

然而來而已矣

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

愛而喜之

不問所愛者何物遇之而无不適也

忘而復

之

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

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若然者其心志

所居而安為志

其

容寂

雖行而无傷於靜

其頽頽

頽大朴之貌

淒然似秋

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生物非為仁也

古孝友

章勇反益又作厄國獲

析圖蕭又音叔援扶又反

以全皆佩

息黨友

喜怒通四時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哀

知其極

无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故聖人之用兵也

无物不冝故莫知其極

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

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

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

謝漢平著秋霜之自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人无樂也直莫之塞而物



通有親非仁也至仁无親任天時非賢也時之

若忘時而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

合之賢也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

累當矣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斯皆舍已效人古之真人其狀義而

不朋與物同宜若不足而不承冲虛无餘如若不足也下

也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張乎其虛

而不華也曠然无懷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无喜

故似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濔乎其進我

色也不以物與乎止我德也无所厲乎其似

世乎至人无厲與世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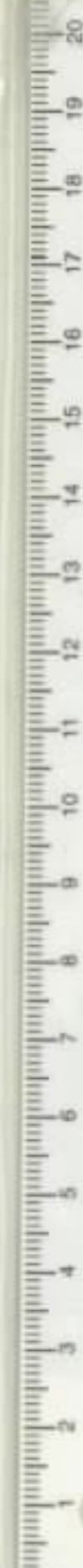
乎其似好閉也絲邈深遠恍乎其忘其言也不識

而天機自發故恍然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

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時知自時之以德

為循德者自彼所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





行故无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

之流也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也曠然无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以德

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者所以本也以性

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而人真以為

勤行者也

凡此皆自彼而成功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

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也

一常无心而順彼故好與不一好所善所惡與彼无二也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其一與天為徒

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為徒

彼我而我我者人也

天與人不相

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不相勝故曠然无不一冥然无不在而玄

同彼我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其有晝夜之常天之

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

之情也

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彼

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非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

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人特以有君為愈

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

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

相忘黑鳥路況于又况付反編儒音末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

兩忘而化其道

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无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

在邪譽喻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死與生皆命也无善則已有善

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之固矣

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无係也

然而夜

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夫无力之力莫大於

變化者也故乃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曰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曰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其列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

而无以禁其目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无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

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无所藏而都任之則

與物无不冥與化无不一故无外无内无死无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特犯人

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

人形方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无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无樂邪

其為

樂可勝計邪

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无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外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

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

非存我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

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

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一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

情有信無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可傳而

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神帝而鬼神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

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太極之先而

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

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言道之無所不在

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

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稀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

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道无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反國義家扶眉又孚杯反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於氣色全也

其勿反

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  
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  
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  
下惡乎同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  
日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  
已外生矣而

下惡乎同  
智反  
易以啟反  
參三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

外猶遺也  
園丁文  
惡惡可  
為



後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无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朝徹而後

能見獨

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見獨而後能无古

今

與獨俱往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夫係生故

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无係无惡然後能无死无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其為物无不將也

任其自將故无不將

无不迎也

任其自迎故无不迎

无不毀也

任其自毀故无不毀

无不成也

任其自成故无不成

其名為

撓寧

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

也

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

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

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

夫階名以至无者必得无於名

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理有積習

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无之名九重而後疑无是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

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无為首以

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  
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也  
心間而无事不以爲患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  
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无  
嗟也與物嗟耳禮兮禮兮苦苦僂僂方方主主句句俱俱樹樹醫醫之  
稅珍麗又徒顯反閒閒跼蹐步田下悉田反監子祀曰汝惡  
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  
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  
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鷄炙浸假而化

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

浸漸也夫體化含變則无往而不因无因而不可也

且夫得者時也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

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无所不解則无所而

也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无

書夜我安能无死生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

化

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无爲怛之也女惡上  
汝下焉如字晏子燭驪徒旦驪戶驪章夜樂洛縣玄喘川轉叱昌



失道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

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

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

則捍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

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

踊躍曰我且必為鏐鄒大冶必以為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今一以

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條為不祥故明已之无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无不可也成然寐遽然覺

寢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子桑

以嘆反方奴

乎鳥可解如字下同

詩知

本亦作捍胡旦反

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雖手足五臟異

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

雖天地真變化



殊未嘗相與而一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與也未嘗相與而表裏俱濟斯相與於无相與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臟則相營愈篤而外

内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其愛為其間也无所不在

能徒了

相忘以生无所終窮

忘其生則无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无所窮竟

若然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者豈

友哉蓋寄明至親而无愛念之近情也

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人與亦哭俗內之迹

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胡卧反

斷於宜反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

禮意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於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

大意哉因焉下同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

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冥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无

變併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

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无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



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外內不

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

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皆冥之故无二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

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无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假於異物

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无方皆異物也 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芒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所謂无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

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

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雖

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子貢

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孔子曰魚相造乎

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孔子曰魚相造乎



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

所造雖異其於由无  
事以得事自方外以

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无爲故曰魚

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各自足而相忘者天  
下莫不然也至人常

足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  
俗者又安存也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  
也獨能遊外以冥內

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  
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以自然言之則人无  
小人以入理言之則

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

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

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

其名著乎回壹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  
顏回察其心

仲尼曰夫

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  
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

也唯簡之而不得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  
若春秋夏四時行耳

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

已簡而不得故无不安无不安故  
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

所遇而安若化為物

不違化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

已乎

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  
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且方將化惡知



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

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无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无以明覺之非夢也苟元以明覺之非夢則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

无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

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

死生損累其心

有旦宅而无情死

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者无

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

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无逆故人哭亦哭无憂故哭而不哀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

乎

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

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言无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

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

非覺邪覺夢之化无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无時而足惜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

排

所造皆適則志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寞而

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

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

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

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元係之塗也

許維又許鼻反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復求

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

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

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

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

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云其神務也此皆寄言以達云

為之累國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

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

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豈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許由曰

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

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

皆自爾耳亦无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

日新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非

巧也此所遊已

遊於不為而師於无師也

顏回曰回益矣

以損之為

也益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无心故忘



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

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

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

通此謂坐忘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

體而无不通

仲尼曰同則无好也

无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如何惡或長丁文

復見扶又下同

化则无常也

同於化者唯化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

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

此二人相為於无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至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

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

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嫌其有情所以越出

遠理食詞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

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

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

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言物皆自然无為之者也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郭象注

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无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无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圖五結圖五悅圖五兮反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无非人之境矣故无得无失无不可无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要一進好呼報圖鳥路泰氏其卧徐徐其

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夫如是又奚是是非

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圖古孝反

其知情信

任其自知故情信

其德甚真

任其自得故无偽

而未始入於非人

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肩吾

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而使蚤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无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夫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

全其性分之内而已

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確



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且鳥高飛以

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而曾

二蟲之无知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恃教乎天根遊於殤陽

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

之不豫也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予方將與造物

者為人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

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壤

垠之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无狹滯之地汝又何帛以

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又復問

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无所飾焉則淡矣合氣於

漠漠然靜於性而止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

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

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道

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功天容身不得

不足以比聖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



漿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此皆以其文章技能

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平无方也

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己

天下若无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无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化貸

萬物而民弗恃

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又音浪園藝又魚例反治直吏又復扶又

亦又以政反

漢書廣國力黨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立

乎不測

居變化之塗日新而无方

而遊於无有者也

與萬物為一體則所遊

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迁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

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

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

道與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

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

汝

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  
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  
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入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  
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親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  
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外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  
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文意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其杜權矣

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  
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  
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矣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天  
機玄應而名利之歸

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

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機發而善於  
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

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極浩然泊心而立同萬方  
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无往不平  
湛然一之



以管闢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側皆且復扶又白博又音魄圖去規圖五兮反

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无常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无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

汎然无所係也

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變化類靡世事波流无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无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无方也

然後列

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

妻爨食豕如食人

志貴賤也

於事无與親唯所遇耳彫

琢復朴

去華取實

塊然獨以其形立

外飾去也

紛而封

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以是終

使物各自終

无為名尸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

名也

无為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

无為事任

付物使各自任

无為

知主

无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體盡无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无窮

而遊

无朕

任物故无迹為其于偽藥七判食豕嗣筆

盡其所受乎

堯呂塊皆對又苦怪反知智无朕直忍



天

足則止也

而无見得

見得則不知止

亦虛而已

不虛則不能任羣實

人

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無情

不將不迎應而不

藏

來即應去即止

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无勞神之累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

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

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為者敗之藏感騰叔摩胡本泥徒本

卷末



蜀本南華真經

卷四

沅州屬陳雲誌題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四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郭象注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

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

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去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万物之性也

駢步田母醫帝錢尤分仔問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冥者无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无方而各正



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異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致故各守其方則少多无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浪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直自性命不得不然

非以有用故然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又作辟匹亦反及篇末同

又當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末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无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

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

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

乎而揚墨是已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擣机之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間則揚墨乃乱羣言之主也

主也擢濯黃黃之石擢濯黃黃之石累劣彼危委又如字句紀具故本亦作斲是又音婢丘婢譽余擣徒刀故此皆多



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

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彼正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

為駢

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跂

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

雖長斷之則悲

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故性長非所

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无所去憂

而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

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

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斷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无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斷枝則曲成而无傷又何憂哉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

矣以可尚之迹蒿目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不仁之人決性

命之情而饗貴富

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无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

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見荷經形定斷丁管去起呂意如字亦作醫罔罔恨發反罔好羔反令刀呈難乃旦饗吐刀卿許驕反

故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

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秉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且夫

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夫物有常然性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况於又况付反纏墨索悉反

下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同物故與物无二而常全

則仁

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為哉

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无為其間也

使天下惑也

仁義連連

抵足以感物使喪其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

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

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无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无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波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功見賢遍反

是非以仁義易

其性與

雖虐美无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余後皆放此

故嘗試論之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  
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繫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

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鵠居而  
穀食鳥行

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  
或時有繫夷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  
足策夷而居於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

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

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

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大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  
足復論殉辭後純口且吐木因協策

天下

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

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



人於其間哉

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

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竟集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且夫屬其性

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

兒非吾所謂臧也

率性通味乃善

屬其性乎五聲

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

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不付之於我而屬之

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瞞乃聰明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

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善於自得志仁而仁

吾所

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

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

不繫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

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夫不自見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

此舍已效人者也雖効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夫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



淫僻也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性一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

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

之行也

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无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志彼若斯而已矣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郭象注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

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馬蹄各適於身而足

恨發焉奴驥既

雖有義臺路寢无所用之

馬之真性非解

義於榮華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雒之連之以羈罽編之以阜棧馬之

死者十二三矣

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

飢之渴之馳

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

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

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驚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无為之風遂去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又丁立反

板士敕其月策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

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



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厲驚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時力丁仲下同

應應對之應後不音者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治治

之乃善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

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

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故至德之

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當是時

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

羣生連屬其鄉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无吞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无害故物馴也

文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

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

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无欲是謂素樸欲則

以飾素樸而民性得矣无煩乎及至聖人聖人

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去暨暨為仁蹠跂為義而

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



下始分矣

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故純樸

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

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

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唯貴之非其貴也

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

也

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

矣

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

夫加之

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

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扼於革闔因驚教二又音躍九彼

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

此民之真能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

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

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

過也

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縣玄好呼報反也音智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滕徒登扃古發竊古穴揭其謂擔丁甘知如字又音智下同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

知之不足恃也如此則居處苦協探吐南藏古咸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執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不盜其聖法乃无以取其國也

音苦美力對殺試知智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  
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言聖法唯  
人所用未

足以爲全  
當之具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

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  
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  
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元聖法則桀紂焉

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  
哉國普口養直良強教紙密池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夫

亡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所以禁盜而反  
爲盜資也國之石反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

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

天下也多

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  
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

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无治也雖愈於亡聖  
故未若都亡之无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



哉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

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无貴賤事无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

也

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培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

彼發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音捨夫川竭而谷

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无

故矣

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

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

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

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

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何以知其然

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

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

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鈇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

也謂其謂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

聖人之過也

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

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也

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其物極物極各其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非所以明

天下也

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賤其所寶則不竊而自息也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摶斗折

衡而民不爭

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

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擢亂六

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夫聲色雖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

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

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



大巧若拙

夫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

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擲矣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

玄德曰係屬重起一國美曰巨矣

如羊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

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醒而效之

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

法之所无用也

若夫

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

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

繩而用之

足以紀要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

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

靡則无時嫌矣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

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无求之至



懷口章  
崇洛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  
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  
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  
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其弊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  
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  
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  
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

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况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无妙也

知詐漸

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

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斜累浮顯戶結端于  
八苦懈垢苦豆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

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正其分也

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栗之蟲肖翹之



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攝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

佞釋夫恬淡无爲而悅夫

啍啍以已誨人也舍捨墮許規施始肢端亦作喘又川充反更耳轉背消謂求種竟真得之聞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郭象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真

莫之蕩則性命不遇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无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謙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无爲而任物之自

爲也惡焉路反好呼報反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无治乃不遷淫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

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

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樂洛癖癖在季譽音余

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

之

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人大喜邪眄於陽大怒邪眄於



陰陰陽并眊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  
无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哀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恩息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犖而後有  
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  
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

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二行下孟音外音以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无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无所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

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



者乃始齋卷儻囊而亂天下也

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

故為齋卷儻囊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

之惑也

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豈直過也而去

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

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力轉圈卷免倉圈又反圈

起呂反齊側皆反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无為者非拱默之謂

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故君

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聰明

解擢則傷也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出處語默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

神

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從容无為而萬物炊

累焉

若遊塵之自動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任其目然而已

崔

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

聃曰汝慎无撓人心

撓之則傷其自善也見賢遍從七容又於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又於

人心排下而進上

又於

上下囚

殺

无所排進乃安全耳

淖約柔乎剛彊

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廉剡彫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厭不琢各

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

外風俗之所動也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也

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

乎

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躁而儼驕憤驕者不可禁之勢也上時掌淳昌略又直角反居衛反音玄粉問反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

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

堯舜於是乎股无

胼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

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

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

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至人之實

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難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

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

矣

莫能齊於自得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知无涯而好之故无以供其求

於是



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影務性命遂至於此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

處太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廟

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兩極而天下无患矣斯迹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

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侯岫危恭施以智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析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

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

用迹以治迹可謂无愧而不知耻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析楊接

楫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枿也

析楊以接楫爲管而桎梏以鑿

枿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茲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驕詐不作驕詐不作則析楊

桎梏廢矣何鑿枿接楫之爲哉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

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

枕之鳩析戶剛離力

故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去其所以櫻也

黃帝立爲天

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



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  
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  
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  
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  
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

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

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來吾語汝至道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冥冥

皆了无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无視无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

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故聞靜而不夭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

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汝內



全其開汝外

守其分也

多知為敗

知无崖故敗

我為汝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但當任之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

天无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

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无

測而人皆以為極

徒見其一變也

得吾道者上為

皇而下為王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无窮一也

失吾道

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失无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今

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

汝

土无心者也生於无心故當受守无心而獨往也

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

之野

與化俱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都任之也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

以死生為一解則无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爵躍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

浮遊不知所求

而自得所求也

猖狂不知所往

而自得所

往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朕又何

知以斯而已也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

隨子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

放也

天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願

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乱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解獸之羣而鳥

皆夜鳴

離其所以靜也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皆坐而一受害也



噫治人之過也

夫有治之迹乱之所由生也

雲將曰然則吾

柰何鴻蒙曰噫毒哉

言治人之過深

僊僊乎歸矣

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墮然通放故遺使歸僊仙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

言鴻蒙曰噫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汝徒處无

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

理與物皆不以存壞而闇付自然則无為而自化矣

大同乎滓溟

釋神莫然无塊

坐忘任獨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

各復其根而不知

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

渾沌元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圖許規圖戶頂圖亡頂圖戶本圖使本羅力皆下同

若彼知

之乃是離之

知而復之與復乘矣

无問其名无闕其情

物故自生

闕問則失其自生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再拜

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

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

心欲出羣為眾攜也國焉路

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

哉

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无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无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

也主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



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  
因衆則衆之千万皆我敵也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

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

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此以人

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无萬分之一而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

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悲夫有

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

而不物故能物物

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

得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

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用天下之自爲故馳

萬物而不窮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

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

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襲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

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爲天下配

問者爲主應故爲配

處乎无響

待物以行



乎无方

轉化

挈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挈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

即无爲之至也撓而小

以遊无端

與化俱故无端

出入无旁

立同无表與

日无始

與日新俱故无始也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天地无異

大同而无已

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无已惡乎得有有

天下之難

无者已也已既无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惡焉

覩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

覩

无者天地之友

覩无則任其獨生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

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

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匿而不可不爲者

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

麤而不可不陳者

法也

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

當乃居之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夫禮節者惠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中

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易以歧下注同

神而不可不爲

者天也

執意不爲雖神非天况不神哉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順其自爲而已

成於德而不累

自然與高會也

出於道而不

謀

不謀而一所以爲易

會於仁而不恃

恃則不廣

薄於義而不

積

率性居遠非積也

應於禮而不諱

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應億外反

接於事



而不辭

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无所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夫為者豈

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不明自然

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

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

道无為而尊者天道也

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有為而

累者人道也

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主者天道也

同乎天之

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臣者人道也

名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

相去遠矣

君任无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勢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

之也與音預

不可不察也

不察則君臣之位亂也

南華真經卷第四





蜀本南華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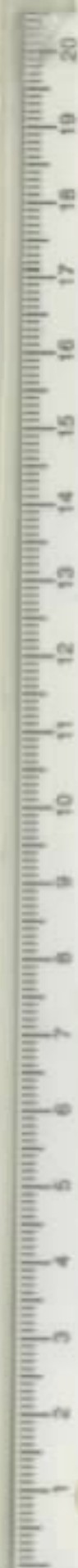
卷五

沅叔屬

郭則澐題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五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郭象注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

治一也

一以自得為治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无心者主

也尊尊忽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為原无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

天

故曰立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

已矣

任自然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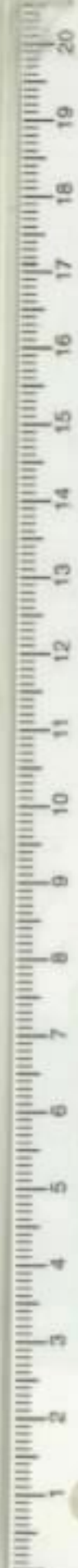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无為者自

然為君非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別无為位上有為位





也下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當其所以

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故通

於天地者德也萬物莫不皆行於萬物者道

也道不塞其所由則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能有

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技兼於事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

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

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

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无心得而鬼

神服一無為而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有心

其自然故當剝而去之无為為之之謂天不為此為而此

无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愛人利物之

謂仁此任其性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

大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有萬不同

之謂富我无不同故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德

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君子明於此十



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沛乎其

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忘我不近貴

富自來寄耳心不樂壽不哀夭所謂縣經作卧龍吐刀

上音玄下音蟹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貧中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己私分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

已顯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自于况反下同則明不顯則默而止萬物一

府死生同狀蛻然元所在也夫子曰夫道淵乎其

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鳴聲由寂章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因以喻體道者萬物孰

能定之應感无方夫王德之人素逝而取通於

事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

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後彌廣其心之出有物

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故形非道不生非德

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

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无心而應之寂動出无心故萬物從之

也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聞跡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神之又神

而能精焉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

而供其求

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長短脩遠

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登乎崐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此寄明得真之所由還旋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使離朱

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

聰明契詬

失真愈遠所百下同口懈謂口丘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

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堯

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

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

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謂為天子

吾藉王倪以

要之

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坳危也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

性過人

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而又乃以人受天

用知以求

復其自然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夫過生於

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弥甚矣故曰无過在去知不在於強

與之

禁而後要

一逼下同

五急反又作岌

駭胡起呂

強其文反

其文反

其文反

其文反

其文反

其文反

其文反



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

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

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方且為

緒使將與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拘牽方且

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方且應衆宜將遂

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夫何足以配天

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可以為衆父而

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治亂之率也言非

主乃為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面之

賊也田伯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堯觀乎華華封人

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

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

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

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无事也夫聖人鷦居无意而期

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无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天下有

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无道則脩

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无為而无不為者非不間也千歲厭世去

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胡化又胡花反希國口豆園閑注同

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无不之三患莫至

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

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

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

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

无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



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  
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  
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  
往倜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已其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  
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  
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  
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  
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圖**於執圖

間廁之間

**與**預洞

洞又音同

**圖**吐木

**泰**

初有无无有无名

无有故无所名

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无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无於初者何哉初

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无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物得以生

謂之德

夫无不能生物而去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未形者有

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

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

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符**問**元**間如字性脩反德德至同於

初

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同乃虚虚乃大

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

德

合喙鳴

无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天地亦无心而自動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

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

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若相放效強以不可

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言其高顯

易若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

狙之便自山林來

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丁丑又充芮反 武巾效甫往隨其兩縣玄 環素固七徐反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

首趾猶始終也无

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

言有形者

善變不能與无形无狀者並存也故善治

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此言動止死生

有恒皆自然而非其所

有治在人

不在乎主自用

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有哉

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 蔣問勉

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

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

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

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

忠而忠也故雖无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

且若是則其自爲

處危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

多物將往

將使物不



之分而矯跋  
自多以附之

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  
安其本步也

蔣閭菟覲覲

然驚曰菟也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

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

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  
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然

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

成俗易閭然无迹履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

若然者豈  
漢津其真之謂  
也不肯多謝堯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居者  
不逐

舜而推之爲兄也國古亂國許  
逆武剛閭門源士頂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於外也心不居  
則德不同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

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凡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

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著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  
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苦骨又苦滑反浸子燠子貢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  
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  
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  
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  
幾乎不忘不墮則无庶  
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子貢卑陬  
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  
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  
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  
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  
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陬走侯頊許玉履扶又天符今徒  
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



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

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

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

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反於魯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

者也

以其背今向古著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四莫剛譽余下同譽五美圖黨胡本因徒本圖佩

識其一

不知其二

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

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內外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夫明白入素无為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邪

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无迹豈必使汝驚哉

且渾沌氏之

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立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

識其

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

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



无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

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

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易以政圖之倫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

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

慮率自然耳問音問不藏是非美惡无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四海之

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无自私之懷也

怵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

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

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

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國焉路超圖教黨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曰上神

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无光此謂照曠无我而任物空虛无所懷者非

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

事不妨樂斯无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无迹也門无

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无

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后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赤張

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焉

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元鬼之言是也

有虞氏之

藥瘍也

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禿而施髹病而求醫孝

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不使能

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上如標枝

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端正而不知以

小又方遇反國胡孝一本作枝

民如野鹿

放而自得也

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

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

使不以為賜

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是故行而无迹

王能任其

自行故无迹也

事而无傳

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三當正在

何許

史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



於親而尊於君邪

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

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謂已導人則勃

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

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亦不問道

理期於相善耳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

相坐

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

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

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

之至也

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

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

愚者終身不靈

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三人行

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

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

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

悲乎

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大聲不入於里

耳

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

況于本六作華

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口

存懷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

以二缶



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

即而

不推誰其比憂

趣舍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

與元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

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

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无為而天下自化其文

賦志力呈巨據又作蓮百年之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

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

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

噉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

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

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



弁鷖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子公中丁仲

又作囑離力智

龍臺

又古弔

又戶

###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郭象注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

海內服

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无所牽滯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

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无

不靜者矣

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无傷於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

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萬物无足以

鏡心者故靜也

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

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

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鏡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无不洞明

夫虛靜恬淡寂

漠无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凡不平不



有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

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靜則无為无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无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无為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

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此皆无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无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責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

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无為之體大矣天下

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

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无為而彌尊也許亮曰往况反固音閑

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无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

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

與天和者也天地以无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无逆也所以均調天



下與人和者也

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與人和者

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樂通則人樂足矣莊

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

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矣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仁者兼愛之名耳无愛故无所

稱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壽者期之遠耳无期故无所稱壽

覆載

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

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无所稱巧

此

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

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

无物累无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

動靜雖殊无心一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

魂不疲

常无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

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

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國子今

夫帝王

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无為

為常无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間暇之謂也

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



也及其為臣  
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

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无  
為於刻木

而有為於用斧主上无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  
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

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  
則上下咸得而无為之理至矣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

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无為之言  
不可不察

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无為也今之為  
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  
靜而臣動此今古則堯舜无為而湯武有事然各  
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无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

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

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夫在  
上者

患於不能无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  
則羣生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  
斯乃无為而无不為者也故上下皆无為矣但上  
之无為則用下下之无為則自用也天不產而萬

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  
自爾帝王无為而

天下功功自  
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  
之无為也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

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在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昔者赤衰崔駰田結國所界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此先後雖是人事然

皆在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四詩照反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

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

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明夫尊卑

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

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語道而

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

安取道

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



天而道德次之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道德已明而

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无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

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

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罰者失得之報也

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

履位

官各當其才也

仁賢不肖襲情

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必分其

能

无相易業

必由其名

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以此事上以此

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

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

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

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必順序

驟而語形名

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治道先明天不為棄



當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禮法

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

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昔者

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无告

无告者所謂頑民也

不廢窮民

恒加恩也

苦死者嘉

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

曰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此皆不爲而自然也

堯曰膠膠擾擾乎

自嫌有事

子天之合也我

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

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

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

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



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  
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  
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  
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  
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无愛而直前也  
乃私也世所謂无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  
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夫子亦放德  
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又何偈偈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无由得之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  
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  
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  
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措  
而棄妹不仁也无近恩故曰棄

物也放方往偏居謁其謁見賢  
遍反重直龍反所古顯所居反

而棄妹不仁也

无近恩故曰棄



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故恒有餘

而積斂无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之

不小立界畔也

老子漠然不應

不以其言槩意

士成綺明日

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

矣何故也

言怪刺識之心所以壞也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所名知智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

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也

吾服也恒服

服者容行

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憂其容

吾非以服有服

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

士成

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進趨不安之貌

而目衝然

衝出之貌

而

頽頽然

高露發美之貌

而口闕然

虛豁之貌

而狀義然

踉蹌自持

之貌頽去軌闕許覽火括踉直氏國起

似繫馬而止也

志在奔馳

動而持

不能自舒

也發也機

趣舍速也

察而審

明是非也

知巧而覩於泰

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凡以為不信

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

也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非正人也老子

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  
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謂柄審  
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  
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  
樂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无爲也世之  
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

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  
貴之猶不足貴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  
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

識之哉

此絕學去尚之意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

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无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矣

當今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篇又符殄反

國陟角天符如字又

音酣如字又音餘

#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郭象注

天其運乎

不運而自行也

地其處乎

不處而自止也

日月其

爭於所乎

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

皆自爾

孰居无事推而行是

无則无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无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孰隆施是孰居无事

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

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

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推如字又吐回鑑古咸巫咸招

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

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

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商太宰蕩

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无親无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

至仁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是大宰曰蕩聞之无親則

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

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无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行者至

之上五

之上五

之上五

之上五



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

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无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

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

難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

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夫孝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乃思濡沫

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

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

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國財并焉以鼓丁同

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通也得通而仁孝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

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

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



清

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

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因其自作

而用其所以動

其卒无尾其始无首

運轉无極

一死一生

一償一起所常无窮

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无窮也

而

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初聞无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

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所謂

道之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

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至樂之道无不周也

塗卻守神

塞其兌也

以物為量

大制不割

其聲揮

綽所謂

其名高明

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其所苦更去逆於徒外

日月星辰行其紀

不失其度

吾止

之於有窮

常在極上住也

流之於无止

隨變而往也

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

故聞然恣使化去

儻然立於四虛之

道

引敬无偏之謂

倚於槁梧而吟

无所復為也

目知窮乎

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言物之知力  
各有所齊限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

急

夫形充空虛无身也无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急也

吾又奏之以无怠

之聲

意既急矣乃復无怠此其至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无係隨叢而生

林樂而无形

至樂者適而已適在

體中故无別形

布揮而不曳

自布耳

幽昏而无聲

所謂動至樂動

於无方

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冥

此謂寧極圖救黨又音微

支離洛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

世疑之

稽於聖人

明聖人應非世唱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

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

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无言而心悅

心悅在道不在言也

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汝欲聽

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此乃无樂之樂樂之至也

樂也

者始於懼懼故崇

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

吾又次之

以怠怠故遁

迹稍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无知為愚愚乃至也

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  
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  
已陳也行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  
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  
於時元用則更致他妖也行下孟  
成國側言藥七九數前眯米今而夫子亦取先王  
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  
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

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无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

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

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

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勞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无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无所係焉

斯不勞而有功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



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  
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  
應治體而已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粲  
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  
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爲美而此或以爲惡故當  
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推吐回  
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  
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  
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  
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  
而不知曠之所以美禮義當其時而用之西施  
也時過而不棄醜人也惜乎

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  
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  
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  
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心中无受道之實則雖聞道而  
過去外无正而不行中无主則外物亦无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  
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

入者无主於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

有其質若无主於中則无以藏聖道也

名公器也

夫名者天子之所共用

不可多取

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猶傳舍也止可

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

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无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古之至人假

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无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无

為也

有為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不貸无出

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



不偽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

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

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

操之不能不慄也而一无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

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性命喪矣所以為戮怨恩取與諫教

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无所湮

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

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孔子見老聃

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仁義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

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

子亦放風而動愬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

行之道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无由得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

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俱自然耳无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



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士感縣巨淹又其金反乃續扶粉放方往獨其列其謁二反淵胡洛反

淵付淵如余未孔子見老聃歸

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

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

養乎陰陽

言其因御无方自然已足

予口張而不能嚼予

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

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

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

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

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

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

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

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

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

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

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許劫見賢遍居慮強其文殺所戒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

速成也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

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

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為種而天

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

而天下必有所亂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

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无理但至理之弊遂

至矣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弊生於理故无所復言

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

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

墮四時之施其知慤於麤蠱之尾鮮規

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

為聖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貢蹙蹙

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許規施式跋圖七感圖教邁又  
貴例圖許謁又教邁圖子六反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

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

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甚矣夫人之

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

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

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

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鵠之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風化鵠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五歷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遇感而風化也性

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无自而不可雖化者无方而皆可也失

焉者无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

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鵠魚傳沫細要者

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優扶又鵠如喻圖附末圖

通舍捨長寸丈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



丘得之矣

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

南華真經卷第五



傅斯年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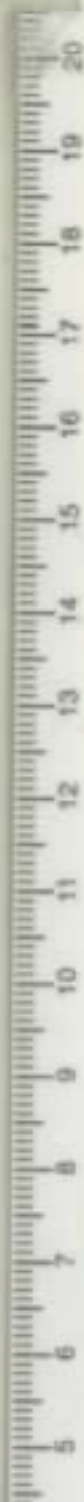
蜀本南華真經

卷六

沈井屬寶衡題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南華真經卷第六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郭象注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  
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  
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  
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  
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傅斯年圖書館



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  
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  
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  
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  
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志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焉也  
下孟力智謂非謂苦若夫  
浪擲苦老呼報直遙素口况于亦作吸許及數所主若夫  
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脩无功名而治  
无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所謂自然无不忘也

无不有也

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澹然无極

而衆美從之

若厲已以爲之則不能无極而衆惡生

此天地之道聖

人之德也

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故曰夫恬

惔寂漠虚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

非夫寂寞元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

平易矣

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虚无无爲則雖歷平阻險之變常平夷而无難

平易則恬惔

矣

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澹大暫行下孟澹大暫息浪以鼓難乃旦

平易恬淡

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泯然與正理俱往

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故曰聖人



之生也天行

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蛇然无所保  
悅又始斂反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動靜无心而  
付之陰陽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无所  
唱也

後動

會至乃動

不得已而後起

任理而起吾  
不得已也

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

天理自然知故无為  
乎其間知音智循也

故无天災

災生於  
違天

无物累

累生於  
逆物

无人非

與人同者  
眾必是焉

无鬼責

同於自得  
故无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汎然无  
所惜也

不思慮

付之  
天理

不

豫謀理至  
而應

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  
光非吾耀也

信矣而不

期

用天下之自  
信非吾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神純

粹

一无  
所欲

其魂不罷

有欲  
乃疲

虚无恬惔乃合天德

乃與天地合其  
恬惔之德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

至也

至德常適故  
情无所繫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  
不可變也

无所於忤虚之至也

其心豁然確盡乃无纖介之違  
遂圖皮圖洛圖鳥路五故  
物自來耳至淡  
者无交物之情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无所於逆

粹之至也

若雜乎濁欲  
則有所不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

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物皆有當  
不可失也

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象天德者无心而階會也

故曰純粹

而不雜

无非至當之事也

靜一而不變

常在當上生

淡而无

為

與會俱而已矣

動而以天行

若夫遯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

用也寶之至也

況敢輕用其神乎

精神四達並流无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

故若是矣若是有而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

所育无方

其名為同帝

同天帝之不為

純素之道唯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之精通合乎天倫

精者物之真也

野語有之曰眾

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

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

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羣庸得謂之純素哉

練團古喚反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郭象注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世命之本



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

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古

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善戰反音骨息更反注同

復扶又下同離乃智法起呂知智下以意求之生而无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夫无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

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无害於恬恬而自為則无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

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政无不得德无不容

仁也无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道无不理義也无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忠則物愈疏中純實而

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禮樂徧行

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方方失也下孟圖遍

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

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

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

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莫

而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





自然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逮德下衰

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也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委無為之迹

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

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

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凜

淳散朴

聖人无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不全也離道以善

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也

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以心自役心則性去也

與心識

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志知任性斯乃定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

博溺心

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

由是觀之世喪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

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

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道无以

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

林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隱故不

自隱

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



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

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

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祇所以交喪也賢遍支

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无迹反性物性

而物性自一故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

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古之行身者不

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

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

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遊於坦塗德固

不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

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无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

无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

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

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炎然自若不覺寄之

在身苦對樂洛陽吐黨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其



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故无憂而已矣

亦无欣歡之喜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

荒也

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

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營外虧內其倒置也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郭象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

涯之間不辯牛馬

言其廣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

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

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

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

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

笑於大方之家

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踐尚之情无爲乎其間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

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夫物之所生而安者

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

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

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實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具以上下夸歎俯仰自失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老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遠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誇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

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



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踰

世意列又與世反量亮注下同驛玄下同快於亮又於良反竟境量方罪又音鼎空孔釋徒兮大泰卒尊忽又子恤反

五帝之

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

所勞盡此矣

不出乎一域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

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

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義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河伯

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物物各有量

時无止

死與生皆時行

分無常

得與失皆分

終始無故

日新也

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各足也

大而不多

亦無餘也知

量無窮

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證曩今故

曩明也今故猶古今

故遙

而不悶

遙長也

掇而不跂

掇猶短也

知時无止

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悵悶短故為跂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

能忘其憂喜

明乎坦塗

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故生而不悅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

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坦吐但愕五各舍捨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

所知各有限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生時各有



也年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

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

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事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

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圓五佳又音諸

同下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

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

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

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无也庸詎知无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

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

之有也若无形而不可圍則无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

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无形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

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

精粗焉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无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害

地豈出害人之塗哉不多仁恩无害而不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理自无害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貨

財弗爭

各使分定

不多

辭讓

適中而已

事焉不借人

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足而

不賤貪汙

理自

行殊乎俗

已獨无可无不

不多辟異

自殊

為在從眾不賤佞

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

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

為倪

故玄同也

聞曰道人

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至德

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无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无己

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

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无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

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

是也

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以俗觀之

貴賤不在己

斯所謂倒置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

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

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所大者足也所小者

无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立山不得異其名因其无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无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

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  
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齒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故因其自為而无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无矣因其不可相无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无時可定也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  
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堯桀不然物皆相非故无不非无不非則无然矣无然則无非矣无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

不能相為  
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

所以迹矣  
故絕滅也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

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

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

丘山言殊性也

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使又古邁

戶范留留補步理力之性生尺夷反

故曰蓋師是而无非



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

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无定極我无常適殊性異便是非无主若

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无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是猶師

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立有也將奚

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老其時逆其俗

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

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大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捨捨初初下如字惡鳥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

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无拘而志與

道大蹇

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隨其分故所施无常

无一而行與道參差

不能隨變則不齊道

嚴乎若國之

有君其无私德

公當而已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

其无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无

窮其无所畛域

汎汎然无所不在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

掩御羣生反之分内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是謂无方

无方故能



以萬物為方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莫不皆足

道无終始

物有死生

死生者无窮之一變耳非終始也

不恃其成

成无常處

一虛

一滿不位乎其形

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年不可舉

欲舉之令

去而不能令方呈反

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但當就

无動而

不變无時而不移

故不可執而守

何為乎何不為

乎夫固將自化

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

何貴於道邪

以其自化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已

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

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

至德者火

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

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无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非謂其薄之也

雖心所安亦不使犯

之言察乎安危

知其不可進也

寧於禍福

安乎命之所遇

謹

於去就

審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故曰

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德在乎天

志人任知則流湯火素也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



位乎得

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

蹢躅而屈

伸

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反要而語極

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行下孟文益又持革反文緣反又音濁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

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故曰无以人滅天

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无以故

滅命

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實在乎

无以得殉名

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謹

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蛇蛇

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跼蹐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

使萬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蜃

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

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

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恍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稍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无動而不逍遙也蛇謂風曰子



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爲大勝也  
恣其天機无所與爭斯小不勝然兼萬物御羣生之所爲使羣生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逍遙矣此聖人所以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

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將明時命之困當故寄之求諱

色主四子合圖

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

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无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

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

情各有所安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

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聖人則无所不安

由處矣



吾命有所制矣

命非已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道遥矣故雖臣陳美里无異於紫極閣

也蛟交甫覽徐履

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

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居豈少詩昭張文而下孟知智莫則友又音莽論力困與余下助句放此國許據又昌銳反大素

蛙戶竭反

樂洛能條樂則枚其月又音厥方于反又音附還旋軒寒蟹戶買利若禾擅市戰火各

足未入而右膝已熱矣

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於是遂



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  
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  
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  
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  
然自失也以小羨之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  
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  
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冀也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  
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  
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  
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无不至也子  
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无窮者非察辯  
所得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  
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解戶買處赤竟境文鉅渠勝外強其丈此又時紫反大表更釋  
所自雖追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



匍匐而歸耳

以此效彼  
兩失之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

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

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性各  
有計

安也耶寒  
北法起據  
下簡息似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

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

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揚兵  
整旅

莊子往見之

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

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

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鷽得腐

鼠鷽鷽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

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仕俱國禮本亦作呼許嫁反嗜時

志反  
呼報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惠施不体物世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儵條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

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

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无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

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

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

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乃以為有樂邪而至樂无歡將以為无樂邪而身以存而无憂今奚為奚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

身唯先擇而任其所過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

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  
形也亦外矣內形足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  
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爲形也亦速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死是我有  
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惛惛昏又音門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  
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

德爲然七旬又音存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

名亦不成誠有善无有哉故當緣督以爲經也今俗之  
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  
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  
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



吾以无為誠樂矣

夫无為之樂无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

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

俗以鏗鏘為樂美善為譽

耕鑿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

以定是非

我无為而任天下之是非者是非各自任則定矣

至樂活身唯无

為幾存

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也

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

之清地无為以之寧

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无為

相合萬物皆化

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

芒乎芴乎

而无從出乎

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

而无有象乎

无有為之象

萬物職職皆從无為

殖

皆自殖耳

故曰天地无為也而无不為也

若有所為則

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无為哉

得无為則无樂而樂至矣

莊子妻

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

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槩然察其始

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

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



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  
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夫明而樂已達而止斯所以誨  
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  
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  
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  
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  
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遺之若云我本无情故能无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骨又作商介界  
九變紀術  
四馬路  
荀子  
如字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骯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  
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  
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  
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髀髀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髀髀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舊說太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言也

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言也

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言也

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言也

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

賢遍從七客願於葛屨扶又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

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

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

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

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

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內求不得

故當任之而已褚豬許

續格猛烈屠及適誠入



將求於外舍內  
求外非惑如何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  
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  
湖食之鰕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

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名隨其情  
大丹

蛇以支  
寸忽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達

條而福持

實而適故條達  
性常得故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

百歲髑髏攘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

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各以所  
遇為樂

汝果養乎子

果歡乎

歡養之實  
未有定在

種有幾

變化種數  
不可勝計

得水則為鱉



得水土之際則為黿蠃之衣生於陵屯  
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  
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  
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鵽  
掇鵽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  
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  
食醯黃輅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蠃羊  
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

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又音海  
權又音歡  
岫志  
寧息尹反

南華真經卷第六



1117

弥

裸議宅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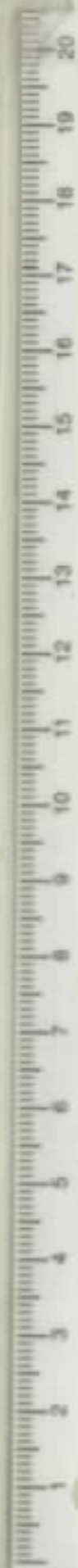


蜀本南華真經

卷七

沅叔前輩屬邢端題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七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郭象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

生之所无以為者分

外物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

知之所无

奈何者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

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

有生必先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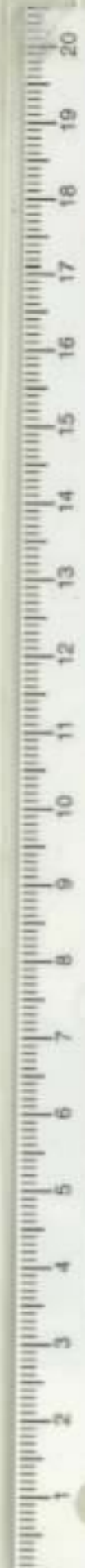
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守形太甚故生士也

力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非我所制則无為有懷於其間

傅斯年圖書館





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則世奚

足為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欲免

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

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

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夫形

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者萬物之父

母也无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无常與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精反以

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潜行

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

不慄至適故无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唯无心者獨遠耳知智同例本亦作所夫奚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常遊於極夫得是

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固於度彼將

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无端之紀

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

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

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

无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者也而況得

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復讎者不折鎡干夫干將鎡鉞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

无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无情卻去逆

選悟之涉又音習鑠莫恨之鼓攣扶又下同中丁仲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

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无情之道大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

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開天者德生世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



人者賊生

知用者從感而求勅而不已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

人

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民幾乎以其真

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

世動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

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

錙銖

累二九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國於艷又於瞻反幾音機或音祈國於禹又居具反傳續國修

丁活國側其反國音殊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所失愈少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停審之至故乃无所優失

吾處身也

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

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

不得

遺彼故得此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

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

者數能

言物雖有信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

没人謂能驚沒於水底其月錄殊其俱焉苦老錄七曹反數音朝下同露木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若乃夫没人

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

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覆

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

性便故也

惡往而不暇

所遇皆間暇也

以瓦注者巧以鈎

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殢

所要愈重則其心愈殢也

反又音暮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

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无所矜重也

田開之見周威

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鑿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

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

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

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

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无不走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



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

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仲尼曰无入

丁仲而藏

藏既內矣而又入

陽既外矣而又出

柴

立其中央

若槁木之无心而中適是立也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名極而實當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

乎人之所取畏者枉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

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牂汝十日戒三

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

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

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

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

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

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嗣儲如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



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  
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  
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  
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  
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髡戶內之煩  
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處之水有

岡象丘有萃山有蔓野有彷徨澤有委  
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  
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  
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  
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  
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談於代

詒吐代又音怡國所主惡音烏  
結倍裴難亦作蛙戶蝸反又胡佳反  
皇於危國鳥路  
持芳勇勸救引反

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



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  
雖有鳴者已无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  
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

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无

敵於外况自全乎

所景為于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

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  
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  
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

綏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  
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  
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任水而不任己問許文縣玄昧末意

反忽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  
下无難矣用夫无難以涉乎生之道



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

神

不似人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

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

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

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

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

梲公朝若無則政慕之心絕矣

其巧專而外滑消

性外之事去也

梓子鐻鐻也呼報反譽餘國直遙反注同滑如字本亦作骨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必取存中者也

則以

天合天

不離其自然也

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

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

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

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

曰敗

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雖工倕之



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見賢與反下御見皆同是與余中獨忘足

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內變不外從事

會之適也是所遇而安故始乎適而未嘗不適

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有孫休者踵門而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

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

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

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

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无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

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而九竅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

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





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公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  
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  
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  
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  
來者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  
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  
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

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  
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歎

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是

若載寵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

能无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國智國鳥  
獨其列又其謁反蒙苦焉國被我國紀董國如字又

毗志反說悅為手偏以樂為浴下  
同食謂委於危寵今國音晏

#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一

郭象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



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

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而主

普彭若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

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

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

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

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

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

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



乎

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

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

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无湏

吏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

曰君子除患之術淺矣

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虞焉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了肅臨力智下孟

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

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

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

人之野

欲令无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南越

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

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其民愚

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

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適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

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言可終始處之

吾願君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君

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

奈何真謂欲使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形倨躡蹑之謂

變五无留居留居滯以為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君

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鄰吾

无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

君之費寡君之欲虽无糧而乃足所謂知足

也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

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送君者

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

也上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見有於人者憂

見有於人者為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

人所役用也吾願去君之累天下

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

无有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虚舩來觸舟雖

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

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



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

世雖憂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北

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

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

无敢設也

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

復歸於朴

還用其本性也

侗乎其无識

任其純朴而已

儻乎

其怠疑

无所趣也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无所欣說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任彼

從其彊梁

順乎眾也

其曲傳

无所係也

因其自窮

用其不得

故朝夕賦斂

而豪毛不挫

當故无損

而況有大塗者乎

泰然无執用天下之

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為子偽壇徒丹

泊步各侗吐東

敦蕩

在醉

莫即

說

悅

傳

音附

挫子卧

大泰

孔子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

自同於好惡耳聖人无好惡也

任曰子

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

怠其為鳥也盼盼秩秩而似无能引援

而飛迫脅而棲

既弘大舒緩又心无常係

進不敢為前退

不敢為後

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其於隨物而已

是故其行列不斥

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直木先伐甘

井先竭

才之害也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

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也

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逆矣混然大同則无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宜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意

鳥路反注及下同

呼報反下同

胎紛紛狀狀秩從七容

行剛反下

亂行同

子忽又七忽反

知智汙鳥揭其列其謁二反

五故反

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

者墮名成者虧

恃功名以爲己成者未之嘗全

孰能去功與名

而還與衆人

功自衆成故還之

道流而不明

昧然而自行耳

居

得行而不名處

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純純常常乃

比於狂

无心而動故也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功自彼成故勢不在

我而名迹皆去

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

忘情任彼故彼各自

當其責也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寂泊无懷乃至人也

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

褐食杼栗

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

若草木之无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

乎

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无受害之地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

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  
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雠曰子獨不聞假  
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國所主  
與余下放此假古雅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

親

无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彼无故

以合者则无故以離

夫无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

必有故而離矣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去飾任素故也

異日桑雠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因形率情不矯之以

利也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

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任朴而直前也

不求文



以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螭蝮乎其得柶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蓬蒙不能睥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及其得柶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

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衣於既縻賢節過吉禾應皮拜騰騰南攬歷敢變方田往况長丁十罪諸

蓬符恭明普計曉諸和章夜因紙拘矩相息亮見賢通其文反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



天損易

唯安之故易稿若老反下同茲必由剝力

无受人益

難

物之儻來不可禁御

无始而非卒也

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无窮

人與天一也

皆自然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任其自爾

則歌者非我也

回曰敢问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

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

不可逃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所謂不識不知而順

帝之則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

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

何

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咸應旁通為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

非已也

非已求而取之

吾命有在外者也

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

瓦石止於形質而已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

之何哉

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故曰鳥莫知

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

實棄之而走

避禍之速知智

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

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社稷存焉爾

況之至人

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无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

何謂无始而非卒

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其變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无所為懷也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之不能有天性也

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聖人

晏然體逝而終矣

晏然无矜而體與變俱也

莊周遊乎雕

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

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亦得美蔭

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

其形

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廣光浪息湯起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目能視翼能此鳥之真性也

全見利故忘之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相為利者恒常為累

類相召也

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

而諄之

諄問之也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

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

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

也者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亡反鑒之道也



律諱信謂方信且子余  
易以敗度直洛見賢遍

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

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

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

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指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

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

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言自賢之道元時而可也  
指晉口起呂行下孟反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郭象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  
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  
里人也稱道數當故无擇稱之文侯曰  
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



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无假也

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故真不失清

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无道正容以悟之

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數雙角罔保泰邪以嗟反无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

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

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

不欲言自覺其近儻救蕩語魚據智行下孟解戶買鉗其炎吾所學者真士

樓耳非真物也夫魏真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溫伯

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

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

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

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

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

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



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步

遠蛇其跡斷新從七客  
辟婢亦從以支於危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

禮義之弊  
有所飾也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

已知其  
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曰

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裁注意已達  
无所容其德音

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

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

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

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

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

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

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  
哀以自喪也无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

哀之大也  
禮教庚又丑郎反  
比賦  
志固吐刀  
黑焉  
余下同  
喪息張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



極萬物莫不止夫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

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直以不見焉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

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无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

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无故一受成形則化盡无期也效物而動自无日夜

无隙恒化新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

形薰然自成又奚為哉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

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比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令

力呈下章注同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

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

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怕无駐湏更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其忘謂過去之連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

不及汝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齊者雖然汝

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

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无不冥也孔子見老

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

人之至寂泊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

人之至



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骸掘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无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老聃  
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欲有故遊於物初然孔子  
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也嘗為汝議乎其將  
試議陰陽以擬向之无形耳未之敢必也乃勝又丁立反與余下同攝元始步各反見賢編反眩玄遍秋訓弗離必亦反為于為反至陰  
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言其交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  
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

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未嘗守故

而莫見其

功

自爾時元故

生有所乎萌

萌於未聚也

死有所乎歸

歸於散也

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

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至美无美至樂无樂故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

其大常也

死生亦小變也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



知其小變而不失  
大常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

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

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在皆我則貴  
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

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

无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德也不脩而

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

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

全也

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可謂多乎

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見賢遍冠古亂

百里奚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

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

於心故足以動人

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

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

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

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內足者神閒而意定雖食紙而力果反聞音聞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意元常釣也不以得失  
而巳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  
无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  
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  
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  
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  
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  
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无更偏令无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  
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

所謂和其光同其塵屬行而占駟邦  
魚與穀留聲字六家推下同音值

長官者不成德則

同務也

索然自成則  
與衆務異也

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

諸侯无二心也

天下相信故能  
同律度量衡也

文王於是焉以

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无聞

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  
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長丁文反



下同變更太泰味  
殊險敷劍道途困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无言

夫文王盡之也任諸丈夫而不  
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  
故文王循而發之以令其大情也列

御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  
溢滿也措

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  
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

矢復沓矢去也箭適  
去復歇沓也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  
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猶象

人也不動  
之至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

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  
內則神滿於外无遠之憂

中也殆矣夫深所在皆明故審安  
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

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戶旦斤尺休數律固昔中丁仲喪息浪下章同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



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  
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  
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  
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  
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元孫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  
賤哉躊躇四顧謂无可无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

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  
戲黃帝不得友伏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先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

諸直於國居素朴亦作却音希

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況

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

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矣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之

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楚王與凡

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亡徵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夫故也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

以存存

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无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存士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无存亡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郭象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

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

言之教

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符玄關道不可致

非可言致者也

德不可至

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仁可為也義可

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

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禮有常則故矯教之所由生也

故曰為道

者日損

損華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

為而无不為也

華云而朴金則雖為而非為也

今已為物也

故有為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

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躰含變化故化物不難

生也死之徒

知變化之道者不以

為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人

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俱是聚也

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患生於異

故万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

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

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鳥路反注同聖人故貴一知謂

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



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  
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  
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  
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无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  
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  
云子欲无言聖人者原天

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

任其自  
為而已

大聖不作

唯因  
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觀其  
形容

象其物宜與  
天地不異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百化自化  
而神明不

奪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夫死者已自死  
生者已自生圓

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  
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豈待為之  
而後存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

計六合在元極之中則極  
矣扁音篇又音燭力智

反

秋豪為小待之成體

秋豪雖小非无亦  
无以容其質也

天下

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日新

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

不待  
為之

惛然若亡而存

昭然若存  
則士矣

油然



不形而神

聖然有形則不神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

本根

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

可以觀於

天矣

與天同觀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

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

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

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

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與變俱也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獨化者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

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况无哉

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

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

不知所味

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



胡可得而有邪

遷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

孔子問於

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

於道

皆所以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

形本生於精

皆由精以至粗

而萬物

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

其來无迹其往无

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

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邀於此者四枝彊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

物无方

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晏於諫反聞音閑齊側皆反

管反天不得

音荀不高地不得不廣日

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

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若夫益

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

所保也

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无用知慧為也

淵淵乎其若海

容恣魏无量



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與化俱者乃積元窮之紀可謂魏魏

運量萬

物而不匱

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

與各取於身而足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

與

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无功无功乃足稱道也

中

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无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為人

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

將反於宗

不逐末也

自本觀

之生者暗醜物也

直聚氣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

何頃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

果肅有理

物无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

難所以相齒

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聖人遭之

而不違

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亘過而過

調而應之德

也偶而應之道也

調偶和合之謂也

帝之所興王之

所起也

如斯而已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

卻忽然而已

乃不足惜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

然溲然莫不入焉

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

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

死類不悲

解其天弢墮其天袞

獨脫也

紛乎宛乎

變化烟煴

步忽謬流張救刀墮許規陳筆宛於阮細因繇於去反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



大歸乎

無為用心於其間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不形形乃成若形之

則敗其形矣

是人之所同知也

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

非

將至之所務也

務則不至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彼至則不論

悅然不覺乃至亡本反

論則不

至明見无值

闇至乃值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

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默而塞之則无所存遂故大得

東郭子問

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

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莊子曰

在蠘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

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

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

固不及質

舉其標實言无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

正獲之問於監

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汝唯莫必无乎逃物

若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至

道若是大言亦然

明道不逃物

周徧咸三者異

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



然後知道之无不在知道之无不在  
然後能曠然无懷而遊彼无窮也 嘗相與无爲乎澹而

静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  
此皆无爲故也 寥已吾

志  
寥然空虚 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志苟寥然則无所往矣无往焉故往而不

知其所以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  
矣圖音遍圖徒轉反圖音間寥音遼 去而來不知其所

止  
斯順之也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但往來不由於知耳

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  
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彷徨乎馮閼大知入焉而

不知其所窮  
馮閼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圖皮冰反圖宏 一物物

者與物无際  
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者也  
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 不際之際

際之不際者也  
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无物也際其安在乎 謂盈

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

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

散也  
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芡荷甘與神

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芡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

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  
起而悟夫死之不足

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曰天知子僻陋慢訑故棄子而死

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弇垺弇聞之曰夫體

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言體道者人之宗王國所界又所例反

落顛駭參處野又音奢曝剝僻匹亦慢武半訛徒旦又徒見反夫符余音奄垺居郎反

今於道秋豪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

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

明夫至道非言之所

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

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

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

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

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

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

知乎知乃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凡得之不由於知乃

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故默成乎不聞不見

之域而後至焉

知形形之不形乎

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也

道不當

名

有道名而竟无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

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

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道无問問无應

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无

問問之是問窮也

所謂貴空

无應應之是无内

也

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

崐崙不遊乎大虛

若夫焚落天地遊虛步遠以入乎其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光曜

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

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

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

至此哉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大馬之捶

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玷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也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

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



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

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都无懷則物來皆應大泰發力含寶烏子傳 冉求問於仲尼

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

也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

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獨扶又見賢遍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

神者求邪思求更致不了 无古无今无始无終非唯无不

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无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无也不得一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未有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无極 冉求未對仲

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

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 皆

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

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

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

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无已明物之自



然非有使然也  
有先惡薦反

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取於自爾故恩流  
百代而不廢也

顏淵問乎仲尼

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

以心順形  
而形自化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常无心故一不化一  
不化乃能與物化耳

安化

安不化

化與不化皆任  
彼耳斯无心也

安與之相靡

直无心而恣其自化  
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必與之莫多

不將不迎  
則足而止

稀韋氏之囿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言夫无心而任化  
乃羣聖之所遊處

君

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

而況今之人乎

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  
无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聖

人處物不傷物

至順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

傷也

在我  
而已

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所將  
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

欣然而樂與

山林臯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  
无故而樂也

樂未

畢也哀又繼之

夫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也則凡  
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哀樂

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直為物逆旅耳

不能坐忘自得而  
為哀樂所寄也

夫知遇而不



南華真經卷第七

知所不遇

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知能能而不能

所不能

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无知

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受生各有分也

夫務免

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

言至為去為

皆自得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由知而

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傅斯年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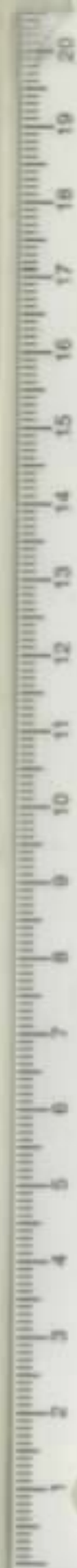


蜀本南華真經

卷八  
沅叔前輩屬嗣瑗題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八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郭象注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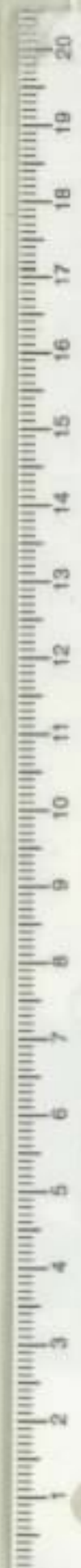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與居擁腫朴也鞅掌之爲使鞅掌自得居三年畏壘大

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

吾洒然異之

異其棄知而任愚  
書獲國智注同  
遠于萬權於勇  
章勇反鞅於丈壤





而掌國事  
反悉禮反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

有餘

夫與四時俱  
者无近功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庾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庾桑子曰弟  
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岂无得而然哉  
天道已行矣

夫春秋生成皆得自  
然之道故不為也

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直自  
往耳

非由  
知也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

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不欲為  
物標杓

吾

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  
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

其體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

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弟子謂大人必有豐  
祿也

物標杓必選  
五兮鮪鮪魚竭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

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庾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

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

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力智反下注同

反魚字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謂堯舜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

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煖而擲數米而炊理錘刀之末也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混然一之无所治為乃齊舉賢

則民相軋特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任知則民相盜真不足而

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

日中穴阨无所復顧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

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南榮趯蹵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

全汝形守其分也力呈莊筆又作柳數色主昌垂昌子又音嚙

子六長丁文國為分抱汝生无攬乎其生之外也无使汝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



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聞之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隔故難化也思息吏反下同國其丈反下可強同辟婢亦反間間廁之謂注同度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

挾三言而來故蜀戶沃反音盈唯唯夾音協

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



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  
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  
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  
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  
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

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  
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韍者不可繁而捉  
將內捷內韍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捷也捷開  
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韍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韍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元得无失而後為通也  
息浪反其列其調二反四呼報起呂反焉路反復  
扶又反文角反音僕又乙號反側角反其輦反  
外內韍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偏韍由不  
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





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  
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能勿  
失乎還自得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  
浪反能止乎止於分乎能已乎无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  
諸已乎全我而不效彼能脩然乎无停迹也能侗然乎无即礙也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益不嘍和之  
至也任誓之自出不由於喜怒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  
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徧不在外

也

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行不知所之

任足之自行无所趣

居不知所

爲

縱體而自任也

與物委蛇

斯順之也含捨下同

脩又姓六反侗同

舜篇篇於危蛇以支反

而同其波

物波亦波

是衛生之經已南

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能自改而用此言謂至人之德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能乎明非自爾

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自无其心

皆與物共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

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



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  
邪圖於營反又音嬰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

子乎

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兒

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

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

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

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則愛惡失得无自而來惡有音烏愛惡鳥路反下皆同

宇泰定者發乎天

光

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常泰故能反三我宅而復助也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

子

出則天子與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

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

所不能辯也

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知止乎其所以

能知至矣

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

若有不即是者天

鈞敗之

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備物以將形

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藏

不虞以生心

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臆度之謂慶待洛

敬中以達彼

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

不足以滑成

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滑



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靈臺者有持

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而不知其所持

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

持者也

持則失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此妄發作

每發而

不當

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業入而不舍

事不居其分內

每更為

失

發由已誠乃為得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

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幽顯無懼於心則獨

行而

券內者行乎无名

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券外者

志乎期費

有益无益期欲損已以為物也

行乎无名者唯庸有

光

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雖已所无猶待彼而販賣也

開券勸分荷問賈方貴焉丁偽置吉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

自以

與物窮者物入焉

窮謂終始

與物且者其身

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

去也

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

容則雖已非已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兵莫憐于志鏌鋹為下

夫志之所櫻樵火燄

冰故其為兵甚於劍戟也

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

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成毀无常分而道皆



通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

豈惡之哉 七坎 變莫 鄧也 唯 才 浪 反 後 皆 放此 必 符 問 反 注 及 下 同 惡 烏 路 反 下 及 注 同 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不反守其分內 則其死不久 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无 得乃得生 滅

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 斯生何異於鬼 以有形者

象无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曠然无 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出无本

歟然自生 非有本 入无竅歟然自死 非有根 有實而无乎處有長

而无乎本剝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言出 者自

有實耳其所出无根竅以出之 國苦 弔 國 昌據反下注同 國本亦作標又甫小反 有實而无乎處者

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 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

宙者有古今之長 而古今之長无極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

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 无所由故无所見其形 是謂

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 之天門猶去衆妙之門也 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 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无為

門以无為門 則无門也 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 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

有 必出乎无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 謂无能為有也若无能為有何謂无乎 而

无有一无有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 遂无則有自歟生明矣 聖人藏乎是

任其自生 而不生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



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

之乎以死為反也

亦分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

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

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

中故謂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者著封也

非一也

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有生賊也

然曰移是

言也

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舉移是

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

為本

物之變化无時非生以知為師

乘是非

乘是非者无是非也果有名實

質

質主也物各謂已是以為是非之主使人以為已節

人皆謂已是以為莫通因以





死償節

當其所守非真脫也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

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移是今

之人也

玄古之人无是非非何移之有

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同共是其所同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

稱已脫誤以謝之

兄

則以

言嫗謂之无所辭謝當常亮反知智嫗

大親則已

矣

明恕素足故曰至禮有不人

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謝然乃禮之至也

至義不物

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至知不謀

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至仁

无親

覽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也

至信辟金

金王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徹

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

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

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

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无為而无不為也

盪動也必領反除也又婢亦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

以性自動

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



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魚計反又五禮反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若得已而動則為強動者耳故失也動无非我之謂治動而效彼則亂名相

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弄工乎中微

而拙乎使人无已譽善中則善敗譽矣理常俱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夫工乎天而佞乎

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佞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能還守貞即是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而況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罪五計丁仲反注同譽余良譽鳥路下同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以天下

為之籠則雀无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是故

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

得者无有也介者揆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則

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

也无賴於生故不畏死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忘人

因以為天人矣无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

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

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則怒出於



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此故是无

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

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

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无爲於恍惚之外哉

莊子雜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郭象注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

嗜欲好惡内外无可

時志下注同園丁文

我將勞君君有

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不悅其言

少焉徐无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

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

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

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



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  
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夫真人之

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語魚據相息亮中丁仲卿恤失逸喪息浪反下與注同軼逸又徒列反

徐无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  
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  
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  
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鵠以鍾鼓耳故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  
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

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各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鼯

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  
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

得所至樂則大悅也數所主期基藜方西反藿徒弔反本或作羅羅生又音姓鼯由救反響苦頂反又音響歎苦愛反

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

所以未嘗啓齒也夫



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  
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  
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  
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  
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  
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  
之養也一不以爲君而  
恣之无極登高不可以爲長居  
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等序非久乘繩證

夫

神者不自許也

物與  
之耳

夫神者好和而惡茲

與物共者和也  
私自許者茲也

夫茲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

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

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

民害民之始也

愛民之迹爲民所尚  
尚之爲愛愛已僞也

爲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

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  
君目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圖於懷反

君

自此爲之則殆不成

從无爲爲  
之乃成耳

凡成美惡器

也

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  
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



民將以偽繼之耳未肯為真也

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為形必作

成固有伐成則顯也

變固外戰

失其常然

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

之間

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无徒驥於錙壇之宮

步兵曰徒但不當為

義愛民耳亦无為盛兵走馬

无藏逆於得

得中有逆則失耳

无以巧勝人

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无以謀勝人

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无以戰勝

人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名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

之惡乎在

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勉非已勝

君若勿已矣脩習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

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

夫

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甲兵无所

陳非渥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

御昌寓驂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閭滑稽

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

塗

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國高樓一營又一盈反國奪國五罪國禹繩證謂習國舒氏閭昏滑稽音骨

適

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

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



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

為天下也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

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

襄城之野

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

予又奚事焉

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擇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詩昭昭莫旦長丁文圖七全復扶

反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

事

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為天下

令民自得必有道也

小童辭黃

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馬以通分

為害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塊

至也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

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凌誅之事則不

樂皆囿於物者也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

之也復扶入去起呂下注同知智樂洛辭信圖又強其文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

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

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

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庶人有旦

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

壯事非其巧則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物得所嗜而樂也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固直遇乃旦

為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无常也此皆順比

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其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

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

身不反悲夫不安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莊子曰

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一遇圃蒲圃蒲北反丁仲反

注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

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誤中者羿也則

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

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

惠子曰可莊子曰然

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

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



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  
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  
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夫或改調一  
弦於五音无當也隨調而改七亂爲于鼓之二  
十五弦皆動无聲則无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未  
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惠子  
且若是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无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  
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

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  
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莊子曰齊人謫子於宋

者其命闇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其求鈇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其

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夫楚人寄而

謫闇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

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以共入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瞑目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  
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  
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  
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  
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恣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无所用之力智  
反注同琴士金從才用郢以井望焉洛為于偽反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  
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

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  
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黃帝而哀不  
已若者故无棄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  
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

則事鍾於己而羣下无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

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攬搔見

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續括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

狙猶能搏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

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

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

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七徐爾舜又音荀素仕巾又側巾反素於危蛇餘文攢與縛源本又作搔素報反又七活反賢通反食亦反下同搏博相息亮反起促便婢面起呂反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

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

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為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



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  
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  
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日遠矣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无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賢達笑符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  
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  
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曰丘也聞不言  
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  
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  
人投兵此二子息諒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丘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

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開口未是不言彼之謂不道之

道彼謂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无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如何道之所一者德不能

同也各自得其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

舉也非其分故不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

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明受之无所辭所以成大聖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況然都任

是故生无爵

有而无之

死无謚

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實

不聚

令萬物各知足

名不立

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

此之謂大人

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

賢

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因伐廢反

而況為大乎

夫大愈不可為而得

夫為大不

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唯自然乃德耳

夫大備矣

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

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无求无失无棄也

反已而不窮

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循古而

不摩

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合捨式

大人之誠

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子綦有

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

孰為祥九方歟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

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

於是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

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歟汝何足以識之梱祥邪盡於酒肉



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  
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  
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與吾  
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為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過也吾與之乘  
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斯不為也吾與  
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無擇也今

魚豔詳子郎呼報突字又作突烏弔反又烏了一云肴下從犬徒忽反

怪異也循常任性然自爾

息浪困又口本反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夫有功于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

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

今无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吾是以

泣也

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无幾何而使梱之

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

刑之則易

全恐其逃故不如刑之易售也

於是乎刑而鬻之於

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

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



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夫民不難

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

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无誠

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也幾居豈燕煙月又五刮易以且假夫禽

貪者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正不制乎一人譬之猶一規也規割也萬物萬形而

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外賢則賢不爲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

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

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

有物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是以謂暖姝者也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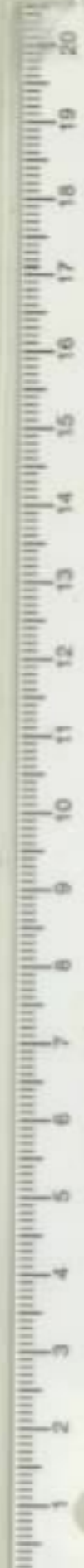
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驪自以爲廣宮大

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

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蟲者也獨薄靖子隨





暖吁爰姝昌朱濡儒需湏卷權婁  
縵境縵縵縵苦圭反本亦作本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  
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  
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相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  
常全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是以神  
人惡衆至衆自至耳非好而致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  
利也明舜之有天下蓋不  
得已耳豈比而利之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疎

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

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起置設然下孟丁丈反注

同少詩照黑鳥路好呼報以毗志反  
下注同賜余亮反又音羊知音智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

此三者未能元  
其耳目心意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未能  
去繩

而自

其變也循

未能絕迹  
而玄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居无事以待  
事事斯得

不以人入天

以有事求无  
事事愈荒

古之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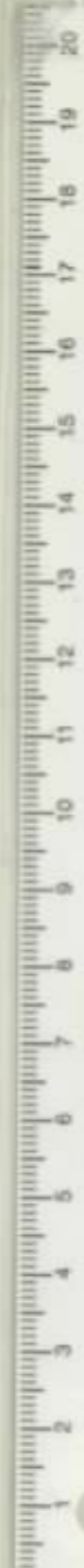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

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  
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

藥也其實堇也桔

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





可勝言

當其所須則无賤非其時則无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

句踐也以甲楯

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

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

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各適一時之用不能

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故

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

損焉

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

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

實已損奔而不自覺

恃源而

往者也

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

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无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

故目

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徇

也殆

有意則无崖故殆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

不給改

所以貴其无能而任其天然

禍之長也茲萃

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

其反也緣功

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其果也待久

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已寶謂有其知能

故

有亡國戮民无已

皆有其身之禍

不知問是也

不知問禍

之所由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

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持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

後蝸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无其心哉國女展反知大一知大陰知大

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

大一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无滯也大目視

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

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万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所期无令越遠斯大信也大

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盡有天夫物未有无自然者也循有

照循之則明无所作也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彼始有之者

彼也故我迷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无功

故以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用彼知也不知而後

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

崖應物宜而无方而不可以无崖各以頡滑有實萬物

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盡其

也分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摧而揚之有大限也國下

闔亦不問是已奚惑然為若問其大摧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

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

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郭象注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  
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  
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  
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言此  
抑彭陽之進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  
趨獨初角反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  
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

之地

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于上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

消也

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

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

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

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

人忘其貧

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智注同冥謁施始歧反下

同其達也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輕爵祿而

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

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

不以爲物自苦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通彼而不



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名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息浪歸於鵠

與人並立而使入化望其風而靡之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間其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

故間靜而不二固閑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

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繆所謂玄通

亡侯周盡一體矣无外内而皆洞照而不知其然性也

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揺作而以天為師揺者自作莫不復命

而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逃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无幾時其有止也若

之何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居豈反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

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无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

鑑則人謂无柰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若知之若不知之若

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夫鑑之可喜由其无

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无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人之好之亦无已

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无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

莫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无已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无已人之



安之亦无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舊國舊都望之

暢然得舊猶暢然无得性乎雖使丘陵草木之緡緡合也入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衆之所習雖危猶間况聖人之无危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

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玄圃閑淵息亮反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

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无我常无我故

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夫師天而不得師

天准无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釋事况又下斯邪舍舍夫聖人未始有天未

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

之何都无乃其合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傳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也

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

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之名羸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羸然

无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音盈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仲尼

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介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无窮以輔万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日



无歲

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无死无生則歲日之計除也

无内无外

无彼我則无内外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公孫衍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拔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

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蝸至微而有觸角

一反所之舌反

蒙怪見賢

遍反下同

蝸音瓜

有國於蝸之

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



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

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

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

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無所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

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

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

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客出而君惘然若亡也自悼所爭者細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

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

也猶有噤也吹劔首者呿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

猶一呿也曾不足聞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

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

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其聲銷損其名也

噤許交更血又呼悅反其志無窮視長生也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



與之俱

心與

是陸沉者也

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是其市

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

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

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著聞

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

不如

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果逃去也

長梧封人

問子罕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

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

昔子為耒耨而鹵莽之則

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

熟耨之

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其禾繁以滋子終年

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

夫道離滅亡以眾為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

荏葦

稷欲惡傷正性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形扶疎則神氣傷

尋擢吾

性

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



癰內熱溲膏是也

此齒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崔九章于鬼藏古恬霞加濱回內道七余亦介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

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

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

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

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

其可得已乎固其良圖直選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

各自得則無榮辱得

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

貨財聚然後覩

所爭

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

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

乎

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

失為在已

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

在已

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

責

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

今則不然匿為物

而愚不識

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職

大為難而罪不

敢

為物所易則皆敢

重為任而罰不勝

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

而誅不至

適其足力則皆至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將以辨誅罰也臣  
女力易以張知智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與偽

士於何許  
得其真乎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

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遽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亦能順世而不  
係於彼我故也

未嘗

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順物而暢物  
情之變然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

未始  
有極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

莫見其門

无根无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无其  
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

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

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  
物之知則无所不知獨任我知

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  
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已乎已乎且无所逃

不能用彼則  
寄身无地

此所謂然與然乎

自謂然者天  
下未之然也

仲尼

問於太史大弢伯常蹇稀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

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大弢曰是因是也

靈即是无  
道之謠也

伯常蹇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男女同浴  
此无禮也

史鮒奉御

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以鮒為賢而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  
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



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吐刀

起虔

希希丁南落音秋音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

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

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

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

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擲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

也久矣

子謂蒯瞶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

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

之出於言然也獨馮剛起怪賈五怪見賢通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

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

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

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

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

合并而為公

无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自外入者太人之化

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无違心化必至公故主无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万物而夷羣異也

四時殊

氣天不賜故歲成

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无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武大

人不賜故德備

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為

无為而无不為

名止於實故无為實各自為故无不為

時有終始世

有變化

故无心者斯順

禍福淳淳

流行反覆

至有所拂者

而有所宜

於此為矣於彼或以為宜

自殉殊面

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離力智

有所正者有所差

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比于大澤百村

皆度

无棄材也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

謂丘里之言

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少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

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

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无數之數謂道而足照

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

之公

物得以通通物无私而強字之曰道其文反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

則可也

所謂道可道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名色有矣

故乃將无可得而比邪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

遠矣

今名之辯无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无名无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少知曰

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惡鳥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言此皆其自爾非无所生

欲惡去就

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

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惡鳥路居表又音羔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

志也

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

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皆物之所有自然而

然耳非无能有之也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物表无所

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

所起

廢起皆自爾无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極於自爾故无所議

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

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有使物之功也徧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

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

意其所將為

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

斯而析

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皆不為而自爾

或

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物有相使

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也

或使則實

實自使之

莫為則



虛

無使之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

實在物之虛

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

阻

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

憂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此二者皆所至疑也

吾觀

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

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物理无窮故其言无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相不為而自使然也

不可有有不可无

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道之為名

所假而行

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

夫胡為於大方

舉一隅便可知

言而足則終日言

而盡道

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

盡物

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極於自爾非言默而

識也

南華真經卷第八



185514



傅斯年圖書館

莊

四



蜀本南華真經

卷九  
沅耕屬張書雲題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九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郭象注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

惡來死桀紂亡

善惡之所致  
俱不可必也

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蓁

引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精誠之至

人

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已憂而曾參悲

是以至人无心而  
應物唯變所適

木與木相摩



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所謂錯行駭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无宜也墮蜉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之所守故不得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希取者高而闊也慰瞽沈屯非清夷平

暢也樂洛陳又措允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內熱故也眾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

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唯償然死於道形自得道也盡也

音韻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

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

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

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

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

波臣也君豈有斗外之水而活我哉周

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

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外之水然活耳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此言當理无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牂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鎋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

適也儒古邁又音界二 踰存會古外稽古考期基錫陷務歸永夷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璫摩其顙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

詩禮者先

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茲則迹不足恃也力於又音虛傳治戀反儒而朱陂彼宜施始政乃協圖許穢推直追苦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

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

耳耳却近後而上僂視若營四海視之偶然似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

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仲尼揖而退受其言也蹙然改容

而問曰葉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老萊子曰

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一世為之一世為患故則其迹萬不可輕也抑固竇邪亡其略弗及邪直任之則民世不竇而皆自有

略无弗及之事也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三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相引以

名相結以隱隱恬退之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閑其所譽閑者閑塞反无非傷也動

无非邪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

成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律悲起呂注同容知智廣子六令力成

門邪似嘆不遠于方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宋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

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



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

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

於外者為全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不用其知而用眾謀

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

網无情故得魚

去小知而大知明

小知自私

大知任物

去善而自善矣

去善則善无所慕善无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力成會朝直還反下同

劉口孤鑽左端

初革見遍

嬰兒生

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况然无習而自能者非政而學

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

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



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聖應其內用莊

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當事而發

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

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世之所能不得

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夫流遁之志

决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

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

死生以之行下孟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

无以相賤所以為大齊齊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

因之故能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无所尊

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

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當時應務所在為政順人而不失已本无我我彼

教不學教因彼世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目

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

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

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跖

則衆害生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无知亦作恃息也



其不勝非天之罪

勝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

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天之穿之日夜无降

通理有常運人

則顧塞其竇

无性任天竇乃開

胞有重閤

聞空曠也

心有天

遊不係也

室无空虚則婦姑勃谿

爭處也

心无天

遊則六鑿相攘

攘逆音浪

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德

溢乎名

夫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當

名溢乎暴

夫禁暴則名美於德謀稽

乎訟

訟急乎急而後考其謀音玄又音賢亦作弦

知出乎爭

平住則无用知

柴生

乎守

柴塞也

官事果乎衆宜

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亡也

春兩日

時草木怒生銚鐸於是乎始脩

夫事物之生皆有由草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夫事由理發故不齊靜

然可以補病

非不病也

皆城可以休老

非不老也寧可

以止遽

非不遽也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

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聖人之

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神人即聖人也聖言

其外神言其內焉

皆子斯賦本亦作臧音滅賢人所以駭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

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



嘗過而問焉

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演門有親死者以

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慕賞而孝

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

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

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

河

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

而與之言哉

至於兩聖无意乃都无所言也演似善他徒何獨存又十旬歸款附又薄松筌七全反蹄大兮天符

#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郭象注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卮

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謂日

新也日雖則盡其自然之分盡則和也支圖產又言詣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有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玄相非也

同於



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三異同處而二異其所以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

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

艾

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

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无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

待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

道是之謂陳人

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夫自然有

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无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不言則齊齊與

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无言

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言无言

終身言未嘗不言

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

不言

據出我口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

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各自自然

无物不

然无物不可

統而言之則无可无不

非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若能无天落

萬物



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始卒若

環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

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

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秉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

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傳不可不常惠子曰孔子勤

志服知也此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辭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

物而不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云矣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

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无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

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无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

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誾立定

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

又何為乎又何為乎章章勇好呼報國焉路音惜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因而乘之故无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

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



其罪乎

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元係祿之罪也

曰既已縣矣

係於祿以養也

夫

无所縣者

可以有哀乎

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

暢盡色養之宜矣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

過乎前也

彼謂元係也夫无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顏成子

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

而野

外權利也樂洛下注同道其器矣所金縣玄下同以爲子偏四二養羊尚及下同

年而從

不自專也

三年而通

通彼我也

四年而物

年而來

自得也

六年而鬼入

外形骸也

七年而天成

无所復爲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所遇皆適而安

九年而

大妙

妙善也善惡同故无往不冥此言又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

生有爲死

也

生而有爲則喪其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

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而生陽也无自也

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爲而忽然獨爾

非由有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

適

然而果然故无適无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

吾惡乎求之

皆已自足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无命也

理必自然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違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

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无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无靈也衆

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

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

問也動運自爾无所稍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

蜎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以形而非形火與

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推而極之則今之有待者卒於无待而獨化之理章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

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无意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

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

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

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主乙

主



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  
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煬者避竈

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矣

去其夸矜故也沛貝國古堯監管囿所又擲莊乙間閑下同一音如字離離呼維又許圭反野野香干又許吳跋步未畏難乃旦國于万

蹇子六反煬羊尚又羊向去其起呂反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象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  
州支父父音甫曰以我為天子猶

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  
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為  
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  
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  
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勉善卷曰余立於  
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衣於既反下同夏日衣葛



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  
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  
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  
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  
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  
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  
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  
王亶父居邠

國昌慮捲權又音養

大王太

之

大音泰下同亶丁但反父音甫下同邠筆貧反徐甫巾反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

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

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

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而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地

害人也人爲地養故不以地故害人也秋直亮反策初夫大王亶

革反連力展反司馬云連讀曰輦岐其宜反或作而支反

夫大王亶



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弑音試王子搜素羔反又悉邁反又邀橫反李云王子名淮南子作賢丹穴爾雅曰南戴目為丹穴艾古蓋反王輿一本作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

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援音爰呼

火故反本或作款舍音捨非惡鳥路反下及下章真惡同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

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昭僖侯司馬云韓侯子

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俱碧反俱縛反又史號反李云取也廢李云奔也司馬云病也一云攫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昭僖侯曰



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其輕於韓又遠絕句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  
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京公也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  
牛苴音麤徐七餘反李云有子麻也本或作麤非也飯符晚反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  
此闔之家也使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  
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所吏反下及下章同與音餘遺唯李反下皆同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

直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  
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  
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復音服或音扶又反下章皆同緒餘並如字徐上者看下以嗟反司馬李云緒者淺也謂殘餘也土敕雅反又片賈行賈二反又音如字苴側雅反又知雅反也皆不真物也一云土苴無心之貌今世俗之君子多危



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

必察其所  
以之王云

聖人真以持身餘以爲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焉所以之者謂  
德所加之方也所爲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於此不必察也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

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



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

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

杖藜以藜爲杖也一本作扶杖疾私反

尺朱反西陽下葛華胡化

所倚許其

先

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  
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  
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  
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此毗志爲于偽下同紆粉古外  
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  
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  
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  
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此之然或作體樂洛  
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



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  
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  
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  
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  
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

於室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  
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  
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  
耻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  
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入也召  
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  
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



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  
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  
寒旣至霜露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  
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道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  
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

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  
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  
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  
者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夫志尚清遐高風龜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

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  
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



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  
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  
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  
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  
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  
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舊說曰如卞隨  
務光者其視天

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无所  
重則无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无係故汎然  
從衆得失无繫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  
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昔周之興有士二

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吾  
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歧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  
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  
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  
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  
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  
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  
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  
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  
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  
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  
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  
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嗜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推聖人无迹故无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人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无迹之名也



莊子雜編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之石從才用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國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



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  
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  
人肝而舖之

易以政膽古  
外舖布吳

孔子下車而前見

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  
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  
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  
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

夫符冠古亂  
繆謬古堯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

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然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  
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  
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

賾赤真如樹詩照反長丁文反知音智障戶旦激古歷中丁仲反

丘竊

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



亦好背而毀之

使所吏反下皆同數所主反下皆同共恭下  
孟反下同譽餘下同好呼報反下同皆佩下同

今丘告我以六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錘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

煬音象  
煬辛亮

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  
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  
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  
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  
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國事同諸紀  
表國始銳國起昌

子恤  
莊居反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

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為身  
下无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  
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  
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  
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  
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

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食嗣燔煩磔竹客反  
離力智國音口國稅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

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



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國語反復扶又反國音急苦莫剛反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

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眾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約可去也不因眾而獨

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



不爲乎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  
夫名利之大者幾在无耻而信故觀之  
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  
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  
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  
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  
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  
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

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  
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  
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弊論則賤之  
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  
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  
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  
䟽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



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自多父又曰聊編扁幾新  
去起呂蓋胡臘祖息亮反  
嫂先早殺君申志反論則力頓反博戰布內一周公殺兄長幼  
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  
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  
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本亦作鑑同於道吾日與  
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  
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

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无  
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  
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  
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  
心子胥投穴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  
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  
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



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  
其患也

此章言上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无足問於

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  
獨无意焉知不足邪

國洛下同音智下智謀同

意知而力

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  
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

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  
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慘怛之疾

七感  
丹葛

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

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  
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而不免於患也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  
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



人之所不能及俠國人之勇力而以為  
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  
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  
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國為路避就固不  
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  
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  
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  
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  
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許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  
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  
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  
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  
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



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  
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  
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  
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  
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  
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

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  
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  
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  
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  
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倭音疑五代反又戶該反於馮氣馮音憤不合捨戚醮在  
遙反又子妙反奚利許業又曲業單音丹繚音了又魯弔反

此意言知足者常矣  
要名一遙反長  
厄又烏賣反  
管  
繚音了又魯弔反



185515

南華真經卷第九



傅斯年圖書館



蜀本南華真經

卷十

沅井属高毓澎題



Fu Ssu Nien Library  
傅斯年圖書館  
Fu Ssu Nien Library





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  
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  
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  
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  
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



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三日而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

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燕谿石城在塞外鐔音湍又徒

古協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

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

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

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

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



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鐸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鉞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方之内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  
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  
父貢論選被面世反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  
手持頤以聽上時掌反至也曲終而招子貢子路  
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  
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  
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  
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

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  
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  
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與音余子貢曰非也  
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  
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  
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  
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擊女居反鄉香亮反孔子反



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

咳苦代唾吐卧相息亮  
嗜香其好呼報少詩召

以至

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定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

屬符長丁丈反後遇長  
同勝音外下孟反

羣

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



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匱人倫不飭勸音百姓淫亂天子有司  
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  
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  
知反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  
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  
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  
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  
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  
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  
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  
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桂卦叨吐  
刀反很胡  
反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  
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  
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起呂反在  
九反又七小反再



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  
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  
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反智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  
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今不脩之身  
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  
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  
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其雖悲不哀強  
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无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  
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



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  
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  
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  
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  
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禮者世俗  
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  
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  
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  
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

湛

丁南反

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

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  
生不著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  
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  
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



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旁反  
乘承證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要一  
俗音據磬折再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褻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

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无

江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无外變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郭象注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  
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  
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言其敬已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  
內誠不解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以外鎮  
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  
鑿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  
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  
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元求於人者又音務子祥而況於

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  
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  
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  
矣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係者聚守之謂也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  
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  
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  
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无保汝也

任平而化則无感无求无感无求乃不相保

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

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幾居豈敦頤子六圖本亦作償必刃反

必且有感摇而本性又无謂也

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

毒也

細巧入人為小言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

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夫无其能者惟聖人耳過此以

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呻吟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也

祇適也知智

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

翟緩弟名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

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

既為秋栢之實矣

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

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見賢通力呈

夫造物者之報人

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

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

彼故使彼

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夫人以

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

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无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齊人之井飲者相



挫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

无性則无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未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自是有德者以

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无為乎其間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无安无不安順百姓之

也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相與異故所以

為眾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

人天而不人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朱泚漫學屠

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

无所用其巧

事在於適无責於遠功音智音平音丹其音及聖人

以必不必故无兵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眾人以不

必必之故多兵

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垂逆生

順於兵故

行有求

物各順性則足足則无求

兵恃之則亡

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吳小知所殉敝

精神乎蹇淺

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

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

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彼至人者歸精



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鄉水流

乎无形發泄乎大清泊然无為而任其天行也固持讓反

同息列反又以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為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為宋

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

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

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檣舌老臘古獲祖禾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

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

仲尼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今飾說

於仁義而彫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无以為安也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

事華辭以支為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忍性以視

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之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受

魚及反又五獵反

令力呈反下同

將然飾畫非任真也

无實而意趣橫出也

忍性以視

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

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

彼宜汝與

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

之見

子頤與

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誤而可矣

正不

今使民離

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

休之

明不謂當時也

難治也

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

忘非天布也

布而識之非獨狗萬物也施始氏反

商賈不齒

況子若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

大情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也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靜而當則外內无刑

宵人支離外

刑者金木訐之

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

離內刑者陰陽

食之

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訐於外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

真人能之

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孔子曰凡人

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

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慊而達有堅而

縵有緩而鈇

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願縵丁丈還縵武半反胡旦反

故其就

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但為難知耳未為殊无迹

故君子

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  
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  
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正考父一命

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寸忽  
知智易以政父甫偃紆矩力矩如而夫者一

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  
諸父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  
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賊

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  
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心有

眼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  
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  
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凶德有五中德

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

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  
一故為凶首也若中无自好之情則

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  
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

六府美鬬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

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  
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緣循偃佚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佚  
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



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  
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知慧外通

通外則以无崖傷其内也

爾反又芳爾反

勇動多怨

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達生之情者

傀傀然大恬解之貌

知者肖

肖釋散也

達大命者

混然與化俱也

達小命者

遭

每在節上佳乃悟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

十乘驕驛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

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

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

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

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

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必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

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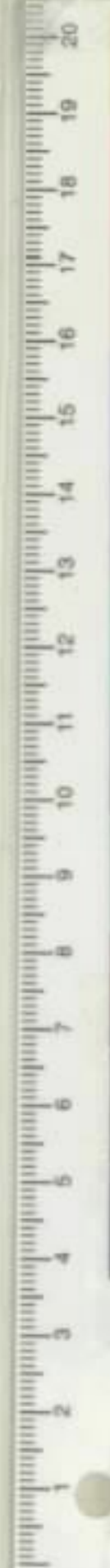
以直道而行之也

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騶騶聞生而顧瞻此死生之情





異而各  
自當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  
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  
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  
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  
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

後能至順以  
死往不應也  
則無遠近幽  
深皆各自得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  
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其功外也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郭象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  
可加矣為以其有為則真為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



原於一

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E无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不離於宗謂之

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耳所目言之異

以仁為恩

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

仁謂之君子

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鳥離力智反下同

以

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

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

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

之人其備乎

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

配神明醇天地育

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

末度

本數明故末不離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

乎不在

所以為備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其在於詩書

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能明其述耳豈所以迹哉

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

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  
學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

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

多得一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

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雖不得常用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各角其一曲致析判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一曲者乎編通稱尺證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

發全人難過故也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

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

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為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

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

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瘁故不暉也以繩墨自矯矯厲也而

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

過已之大循不復度衆所能也修尺紙在醉作爲非

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

愛兼利而非鬪夫物不足則以鬪爲是今墨子今百其道

不怒但自刻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爲是則欲令不

與先生同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毀古之禮樂

嫌其侈靡皇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

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

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爲

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末敗墨子道但非道德雖然歌

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

觥无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无難矣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也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胫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裋褐為衣以跣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謂自苦為盡理之法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无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

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相息亮謂古穴

音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

不決為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



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為之太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无胫脰无毛相進而已

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

下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

將求之不得也無輩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

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忒於眾忒逆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

均並呼報反注同為手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

調海內強以其道聊令合調令和也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

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教民之鬪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所謂聊調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聊調之理然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為

人太多其自為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而其文反下同



學于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之太少也先

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宋鉅尹丈圖

先生自稱為弟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必當報已也

傲乎救世之士哉揮并高大之貌曰君子不為苛

察務寬恕也微五報何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以為无益

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救世之士也以禁攻

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公而不黨易

而无私決然无主各自任也趣物而不兩物得所趣故一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

往古之道術有左於是者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

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

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

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徧用乃周

智下孟陽以政知智歸薄田徧遍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道則无遺者

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

汰於物以為道理冷汰猶聽放也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謏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骸

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

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懷其迹使物不殉推

拍輓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推拍故未泯合舍是與非苟

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能如是之與非前

免當時之患也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推而後行曳而後

往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

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患生於譽

譽生於有建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

賢聖佳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夫塊

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无緣得道道非偏物也豪桀相與笑之

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適得怪焉

未合至道故爲詭怪田百戰五管圖丁管知智魏魚威還音旋離力智反塊苦對反令力呈反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之道也彭蒙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

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其風戔然惡可而言

逆風所動之聲

常反人不聚觀

不順民望

而不免於魀斷

雖立法而魀斷无主

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

躔不免於

非

躔是也

况通

子鬼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道无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但不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

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

以常无有

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

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无居

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形物自著

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其動若

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常无情也

芴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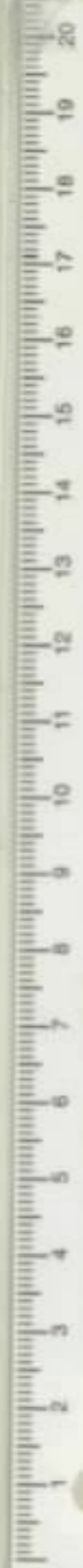
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无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随无崖之知守其分内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不與萬物爭鋒然後





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曰受天下之垢

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人皆取

實

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无之以為用

已獨取虛

守冲泊以待羣實

无藏也故

有餘

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守

歸然而有餘

獨立自足之謂

其行身

也徐而不費

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无疾无費也

无為也而

笑巧

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无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倕也

步各歸古軌費方味固垂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委順至理則常全故无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以深為根

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去甚泰也

曰堅則毀矣

夫至順則雖金石无堅也迂逆則雖水氣无栗也至

順則全迂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進躁无崖為銳

常寬容於物

各守其分

則自容有餘也

不削於人

全其性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

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无形變化无

常

隨物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任化也

余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无意趣也

萬物畢羅莫

足以歸

故都任置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

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觭見

之也

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

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不譴是非已无是非故定物兩  
行以與世俗處形羣於物其書雖瓌瑋而連犴  
无傷也還與物合故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  
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上與造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閼而肆其於宗  
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  
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

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无異也案其辭明為注注然禹

謹遣戰反又音權尺叔又音權尺叔

本亦作井芳素反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  
小二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  
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  
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  
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  
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  
不蹶地目不見拍不至至不絕龜長於  
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  
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  
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  
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  
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  
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  
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



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隴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

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昔吾未覽子

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无經國辨致真所謂无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休其思流於後世使世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專尺蛇反  
殊川充  
歐邦角  
不中  
丁仲  
音歷  
觀音  
詣  
明  
古  
札  
樂  
天  
音樂  
如  
鏡  
景  
影  
鏡  
字  
木  
捶  
章  
藥  
抵  
丁  
計  
倚  
本  
或  
作  
响  
紙  
宜  
反  
錄  
書  
子  
夫  
符  
論  
力困  
戰  
角  
評  
意  
猶  
倦  
亦  
作  
勤  
息  
嗣  
好  
呼  
報  
反

南華真經卷第十



安仁趙諫議宅  
刊行一樣子

此南宋初蜀中刊本半葉九行：十五字注双行三十字白  
口雙開版心魚尾下記莊一莊二等字每卷標題後次  
行頂格標篇名三行低七格題郭向注：後附音釋極簡  
似取陸氏釋文而節略之所音之字別以白文宋諱玄和殷  
讓敬匡貞完構慎皆為字不成是孝宗時所梓板心刊工姓  
名多殘損可辨者有毋成張小四張八程小六李珍趙順李  
上小茲諸人又開楊鄧彥亮等一字末卷有牌子二行文  
曰安仁趙諫議宅刊行一樣子：上一字刊去孫毓脩云當  
為數目字以四子六子之類其說近是按莊子郭注宋本見



於著錄者天祿前編有南宋巾箱本述古堂有宋本士禮  
居有南宋本皆已散佚無存涵芬樓有北宋本四卷南宋本  
六卷海源閣有南宋精刊本此外多為纂圖互注本出於  
閩中坊刻不足貴也至蜀刻本為古今藏書家所未見余  
辛亥冬以南北議和留滯上海曾見沈寶硯藏本校宋本  
所據為安仁趙諫議本嗣歸於涵芬樓余假出臨校於世  
德堂本未得終卷而罷然緣此知莊子自世傳數本外  
又有趙諫議本矣壬子春間有宋刻莊子出於滬肆亟  
訪菰風老人詢之云正是趙諫議本以倉卒寓目祇影寫

首葉存之即列入宋元書影者是也余遣人四索渺然無  
蹤悵惘稱日後探知此書出秣陵張幼樵家以兵亂散出幼  
樵之書多得之外舅朱子清宗丞宗丞久官京曹日游版  
市怡府藏書散出時多獲古本祕籍此或其中之一鱗耶  
旋同歸於秦中某君嚴扁深鐫祕不示人近歲主人遠游  
筦鑰偶疏流出坊肆為文祿堂王晉卿所得徧走南方  
豪商貴仕之門咸未得當乃携之北還迨及歲除囊書相  
示披函展玩心目為開觀其字體堅勁錫工樸厚望而辨  
為蜀刻然此書歷經寶硯之手勘菰風之影摹皆親見



原本而未嘗述及可知鑑別之本易言也余自丁丑以來緣  
國事紛騰意興牢落久無訪古搜奇之志今忽覩異書不  
免怦然心動藏園兩部不乏古刊惟南華獨付闕如況蜀中  
刻梓在天水一朝號為精善與杭汴並稱然篋中舊藏祇  
有一鳴集特為完整餘若冊府元龜二百家文粹蘇文定  
集要皆殘冊今是書卷帙完善楷墨精良既為人士必  
讀之編更屬生平未見之本傾城傾國絕代未易再逢  
楚弓楚得情誼何容忽置明知舉之將力窮於絕臆設  
便繼之必悔失於交臂審慮徘徊情難自己遂毅然舉債

收之視唐人所謂十金易一字百金易一編者殆有過焉昔  
劉彦和云王充翫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  
山之書富於積荷頓之財余於此書雖負割莊之累而忽  
增鎮庫之珍亦可以藉此解嘲矣嗟夫區區一書也閱之於  
三十年以前意謂無望矣而忽見之於三十年以後且余已  
屆稀齡久甘澹寂方欲屏除雅好息絕外緣而天錫奇寶  
慰我衰頹可知物之隱現自有其時其歸宿之地亦似冥漠  
中默為之主故在余視為意外之獲在天早具前定之緣  
彼豪門貴仕巧取橫攫貪得無藝赫然以擁古名家曾不



轉瞬而蕩失俱盡者觀此寧不憬然悟哉至卷尾木記所  
題安仁趙諫議者頗難攷證藝風謂即北宋趙文定安仁所  
刊亦未審礪安仁乃文定之名以人名列於官資之上文字中  
向無此例余攷之地志安仁為臨邛郡屬縣名即今之大邑  
也惟趙諫議為何人若無明證檢諸志東臨邛人文風盛宋  
時郡中著姓有吳時李絢常安民高稼諸家而熙寧時趙  
高以陝西邊功起家知延州拜龍圖閣學士此諫議者或其  
族屬歟蜀中多良工兼以承平日久文物豐盛故古書多存  
善本如王雱之南華經新傳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

襄之家以元澤之新著尚尔開雕則郭氏之古注固宜有佳梓  
矣惟此書以異本孤行古今簿錄未見標稱若卷鈴章概經  
剗滅以致流傳端緒渺無可徵略可援據者惟沈寶硯校本  
一事檢沈氏原本署雍正八年庚戌夏五月望後一日宋本校  
對訛第不詳宋本得之何人其錄卷末木記一樣下亦空一  
字是沈氏所見本即此本以此推之數百年來傳世者祇存  
此帙非更有二本也又孫毓脩校本題識云此書引陸氏釋  
文頗略大抵錄音不錄義北宋人刻古書音義輒附卷後  
不應莊子音義散入注下疑南宋人所為趙氏原刻不尔也



以余觀之未必然趙氏於釋音固采陸氏然第取其直捷  
簡明以便誦習耳孫氏以趙氏即北宋之趙安仁故懸斷  
此本為南渡覆刻而芟節其音釋不知此安仁趙氏者或  
為南渡初人傳世即為此本並無原刻覆刻之分也余取  
世德堂本卷十對勘改訂至數十字舉其要文言之如說劍  
篇韓魏為夾作缺忠勝士勝作聖漁父篇須眉交白須眉  
作鬢眉國技不巧國技作工技兩容頰適頰作頰早傑於偽  
偽上有人字列禦寇篇十饗作漿而猶若食作是搖而  
本才作性食而遨遊食上有飽字而甘冥平冥作瞑殆

哉汲乎汲作圾雖以士齒之士作事仁義多則作責食以  
舅叔叔皆與涵芳樓之北宋本合是雖刊於南渡而其源  
仍出北宋善本較閩中刻本及纂圖互注坊本大有霄壤之  
判矣竊筆墨少閑當詳勘一通撰為校記庶與孫氏臨本  
互相參證或可補拾其闕遺也

歲在壬午暮春汪安傳增湘識於抱蜀廬



又按孫君毓脩曾據沈寶硯校本錄其異同為校記一卷附於  
世德堂本後訂正殆數百事其差異最甚者莫如天運篇中  
無夫至樂者至太和萬物七句凡三十五字或謂此文字當屬脫



遺余校至此深以疑為益以此節文義推之上文泰之以文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審其詞意固已充足此下又言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足以發明上文四句之義上為經文下為注語兩相比勘照然可見若同為正文不幾於繁複乎余疑此七句必註語之誤入經文者故世行本有之而古本不載顧余雖持此說而苦無明證不敢臆決也近見敦煌石室唐人寫本天運品正無此三十五字始知古本老子本相傳如是為之忻快無量於是旁搜博攷於道藏本又得數證焉檢正統道

藏貞字號南華真經無注本惡字號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皆無此三十五字是蜀刻源於古本足以據徵審矣然則此文果何所自乎昨偶閱唐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其天運篇中此三十五字宛然在焉是此文乃成氏疏中語故北宋時如王雱新傳尚遵古本未經撓雜至南渡展轉刻傳遂舉此註混入正文其後如羅勉道之南華經循本緒伯秀之義海纂微咸已沿譌襲謬而閩坊所刻之纂圖互注本亦因仍不悟其非後人不詳考源流第尊信世德堂本而妄議古今之奪失是以不誤為誤寧非笑端昔顏黃門言士不



盡讀天下書慎勿輕下雌黃豈不信哉

甲申人日藏園老人書於企麟軒



傅斯年圖書館